魔法宠物领养处

消失的魔法



[加拿大] 凯莉·乔治 / 著
[德] 亚历山德拉·博格 / 绘
吴华 /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魔法宠物领养处·消失的魔法

作者:［加拿大］凯莉·乔治

绘者:［德］亚历山德拉·博格

译者:吴华

ISBN:97875217000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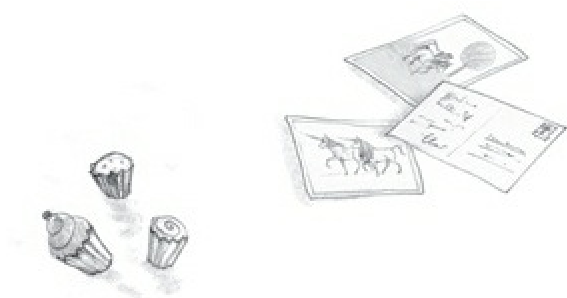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献给T和玛丽。

——凯莉·乔治

献给所有读者。

——亚历山德拉·博格







1
专家奥利弗

美好的东西就是用来分享的，比如带图画的明信片、温暖的拥抱、蓬松得飘浮起来的蛋糕。

整个夏季，克洛弗都在分享这些好东西：和参加小马营的好朋友艾玛互寄明信片，和小绿猫珍奇拥抱嬉戏，和矮妖、巨人、幽灵一起野餐吃蛋糕。

但是，克洛弗生命中最最美好的东西，却是不能和任何人分享的。那就是这个魔法宠物领养处的秘密，它掩映在伍德森林深处，里面都是独角兽、小仙马，甚至还有一只会飞的隐形小狗！

果酱先生把这些秘密托付给克洛弗了。他是这家领养处的所有人，

在暑期开始的时候雇用了克洛弗当志愿者。果酱先生说过，大多数时候，不会魔法的人不知道该如何与魔法相处，所以克洛弗既不能写信告诉艾玛，也不能把这些告诉自己的父母。他们只知道她在一家宠物领养机构工作，仅此而已。有时候，克洛弗真希望能将一切和盘托出，但她只能开心又甜蜜地守护好秘密。

然而，现在，有个人来了，克洛弗不得不与他分享领养处的大事小情，可有他在身边转悠一点儿都不美好。



奥利弗·冯·胡夫是一位研究魔法动物的专家，他在《魔法动物百科全书》的其中一卷里提到了未孵化的魔法蛋，而且还著有另外两卷，不过他本人只比克洛弗大一点儿而已。果酱先生邀请他来领养处检查一下那只巨大的带斑点的蛋，可是蛋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孵化出来了——隐形的小飞狗野餐。果酱先生坚持要奥利弗留下来，这样他就可以观察研究这只小狗，再为隐形动物写一本新书。

“再说，他也能帮点儿忙。”果酱先生说。

可是，直到目前为止，他什么忙都没帮上。

克洛弗和奥利弗正在马具室里，这里放着畜舍中要用到的各种物资。他们要为一项新工作做准备：果酱先生在书桌那儿忙着的时候，提出要他们为独角兽擦角。

“请递给我那瓶星尘。”克洛弗说，“还有那瓶月光。果酱先生说，要把这两种混在一起做擦洗剂。”

可奥利弗根本没在听，他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草草写着什么。“无法看见的犬类通常长有翅膀……”他停了下来，“嗯……‘无法看见’这个词不对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用‘隐形’更合适，仅在第一章里，我就用了五十七遍‘无法看见’。”

“奥利弗，星尘和月光！”克洛弗催促道。

奥利弗放下笔记本，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：“你刚才说话了吗？”

“唉——”克洛弗咕哝着，只好自己去拿东西。

星尘很好找，亮闪闪的，就在架子上，缰绳的上一层。

但月光瓶子就有些不好找了，它们被收在一个满是灰尘的盒子里，闪烁的亮度也各不相同，从明亮的满月到浅淡的新月都有，和瓶子上的标签一一对应。



其中有一个瓶子闪着淡淡的蓝光，就像盛着一捧清水。标签上写着“蓝月”。克洛弗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蓝月。“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怎么，当然存在啊。”奥利弗正越过她的肩膀看着，“蓝月就是一个月中的第二次满月，很稀少，不过当然了，是可以预测的，只要会推算就行。”

“哦……”克洛弗很想知道月光是怎么收集的，奥利弗可能知道。但她可不想再听什么演讲了。



于是，她没再提问，从盒子里拿出果酱先生要的新月月光，然后找到一把勺子和一个木碗。它们是用来混合擦洗剂的，上面泛着光泽。星尘瓶子上的瓶塞很紧，可奥利弗又开始写字了，聚精会神得都没发现克洛弗在费劲地拔瓶塞。



克洛弗正想提醒他应该来帮忙，这时，前屋的铃铛响了。“包裹到啦！”送货员人马塞德里克友好的声音响起，“奥利弗·冯·胡夫的包裹！”

“我想果酱先生可能没在前台，”奥利弗说着，推了推眼镜，“我最好自己去拿包裹。那是给我的。”他收拾好笔记本和羽毛笔，“我想知道那里面是什么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克洛弗仍然努力地想拔出瓶塞，“这些……”

“别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奥利弗说着就走了。

克洛弗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又推托不愿帮忙了。昨天也是如此。他们要清洗大号箱子，好为接收新来的海马——一种半马半鱼的动物做准备。但就在工作进展到最困难的一部分——往箱子里注水时，他就不见了。因为他想起来，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事实必须得加进他的书里去。然后他就一直没回来。这一回干得更妙！克洛弗想着，使劲儿一拔瓶塞——



砰！

瓶塞拔出来了，一大捧星尘也像雾似的喷了出来，沾到了克洛弗的裙子上。

她叹了口气，只好擦擦裙子，尽可能擦干净一些。

所幸，月光瓶子的瓶塞很容易就拔开了。克洛弗将两种东西倒在一起搅拌，星尘块散开了，这叫她心情很复杂：有多少次，自己向星星祈祷，能和动物在一起，而现在，她就在这儿，为魔法动物工作着，甚至还摸到了星星的一部分呢！想到这个，她就不会心烦意乱了。

擦洗剂做好了，她拿着软布和一碗这样的膏状混合物走出马具室，开始了真正的擦洗工作。

然而，第一头独角兽就证明了这完全不可能办到！李子（也叫"糖果·李子红·胆小鬼"，这是它原来的主人一个公主给它取的名字）不肯躺下，也不肯立定不动，而是一直想吃那块布。所以，克洛弗不擦角了，先给李子的桶里添了足够的燕麦，然后来到了独角兽阳光的围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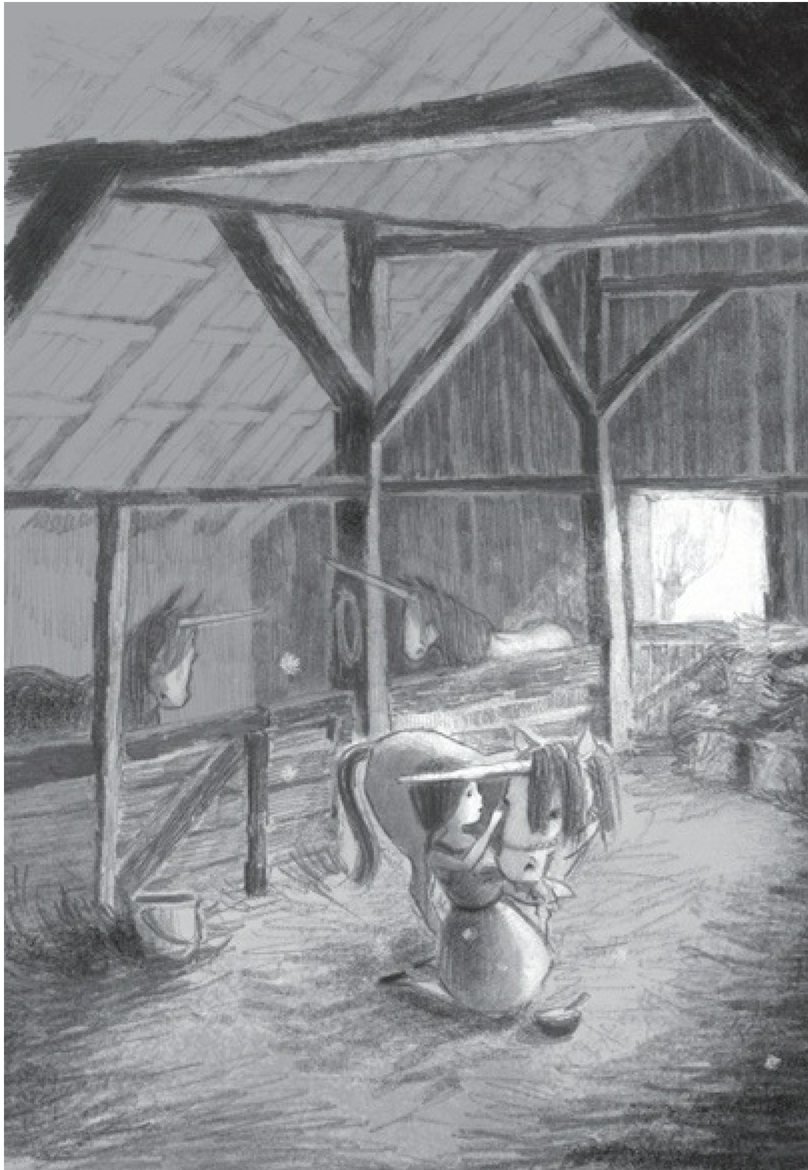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给阳光擦洗独角，也没法儿办到。阳光（也叫"抱抱·男子汉·阳光"）的个头特别小，睫毛很长。



可能是以前养它的那个公主想要把它的睫毛烫卷，结果戳瞎了阳光的一只眼睛。克洛弗刚把布搭到阳光的角上，它那只好的眼睛里面就全是泪水。克洛弗不知道这是因为被星尘眯着眼了，还是因为害怕，可它这么激动，实在不能继续为它擦角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克洛弗说着，轻轻拍拍独角兽的鼻头，让它平静下来。

奥利弗呢？克洛弗想，他这会儿应该回来了。塞德里克很喜欢闲聊，但是取个包裹也不能聊这么久啊。



她叹了口气，又来到了独角兽窈窕的围栏。

给窈窕（也叫“窈窕·嗯哼·眼屎”）擦角的难度简直翻三倍！它的角怕痒，克洛弗一用布擦，就会被它甩开。试到第三次的时候，长角将将擦过克洛弗，距离只有几厘米。她连忙向后跳开，盛着擦洗剂的碗飞了出去，扣在围栏的地上，成了亮晶晶、黏糊糊的一团。

“哎呀！”克洛弗叫了起来，“我自己实在干不了！”奥利弗这回别想再推托。

她尽可能地把擦洗剂舀起来，把碗拿到了围栏外面，又拍拍窈窕的

鼻子，然后关上了畜舍的门。

她风风火火地冲出畜舍，来到领养处的走廊上，想去把奥利弗叫过来。这时，她听到小型动物室里有人说话。

她能从中分辨出奥利弗和果酱先生，还有另一个人——一个女孩！

奥利弗真的在帮忙，他在帮助别人领养动物呢！





2 特快专递

小型动物室的门微敞着，克洛弗偷偷在门外往里看去。

果酱先生、奥利弗，还有一个和克洛弗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，正站在魔法小猫的笼子前面。果酱先生背对着门，奥利弗和那个女孩面对着克洛弗，不过他们忙着谈话，没有注意到她。

那个女孩好像是一个女巫师，穿着尖头靴子，斗篷上绣着蝙蝠和蜘蛛。她长长的黑发中夹杂着紫色，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。她不停甩头，好把头发甩开，冲着奥利弗微笑，然后又看看他紧紧抱在怀里的小猫。

“奥利弗，现在向这位年轻的女士介绍一下小猫的情况。”果酱先生说。

克洛弗感到一阵嫉妒——果酱先生在教奥利弗如何领养动物。克洛弗当然希望奥利弗帮忙做些杂务，但领养动物是另一回事。那是她的工作，而且她做得很好，并不需要帮忙。



“这只猫科动物拥有独特而少见的魔法能力——眼部冰川作用。”奥利弗说道。

眼部冰川作用？克洛弗翻了翻眼睛：干吗不直接说小猫能射出冰棱呢？

但那个小女巫却似乎很感兴趣。“那可真邪恶呀！”她咯咯笑着，伸出手拍了拍小猫黑色的小脑袋，“我刚好开了一家柠檬水铺子，它可以帮我保持杯子凉爽。哦，奥利，我觉得它真是完美！我叫你奥利你不会介意吧？”

“哦，烦死了。”克洛弗压低声音嘀咕道。

她不想再偷听这次领养的其他谈话了，可是也不想回去给独角兽擦角，至少得找个人帮忙啊。

她转过身，看到了通向塔楼的楼梯，心里有了主意。

克洛弗在领养处工作的几个星期里，还从没去过塔楼。她知道那儿是果酱先生住的地方，现在奥利弗也住在那儿。不过那上面没有动物，所有动物以及相关的物品都在楼下，所以她没有必要上去。再说，果酱先生也没有邀请过她，原本这是无关紧要的，可现在却变得重要了。

奥利弗在领养处收取包裹，这就说明他不打算很快离开。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呢？克洛弗思索着。她必须得弄清楚才行。

于是，克洛弗再次尽可能地掸掉了裙子上的星尘——她可不想留下一点儿痕迹，然后就踮起脚尖，登上了通往塔楼的楼梯。在她身后，响起了一声“喵”。是小猫珍奇，它正端坐在楼梯脚盯着她，好像知道她要去干什么似的。

克洛弗皱起眉头。“嘘——”她对珍奇说。

可是珍奇并不听她的。珍奇从来就不听话。它站起来，摇了摇尾巴。



于是克洛弗继续往上走，很高兴有珍奇在身边。螺旋的楼梯不停绕啊绕啊，尽头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圆形门厅，有三个门。其中两个门是敞开的。

克洛弗右边的房间是浴室，空罐头瓶里插着牙刷，地板上扔着毛巾，水池上方摆着的不是镜子，而是一台老式烤箱——它的外壳锃亮，可以照出人影。

旁边的一间肯定是果酱先生的卧室，里面相当乱。克洛弗看见纸、书和衣服堆得到处都是。唯一收纳整齐的，是那些罐头瓶，里面装着短袜、领结、黄油刀、皮带扣，什么都有。床底下也有东西，还亮闪闪的。克洛弗弯下腰，看清了那是一顶骑士头盔。这是领养处里第二件与骑士有关的东西，另一件是前屋里的那把剑。



“果酱先生怎么会有头盔呢？还有剑？”克洛弗大声说道，“你知道吗？”她问珍奇。但小绿猫不见了，已经跑到最后一个房间去了。克洛弗也跟了过去，小心地推开了门。

这个房间里放满了书，绝不会是奥利弗自己带来的。楼下虽然也有些书，可是和这里的完全不一样。这儿一定是果酱先生的私人图书馆，克洛弗想。在书架与书架之间，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和一张简易小床。奥利弗可不只是在这儿小睡，简直就是搬进来住了。蛋，或者说，蛋的图案，到处都是。

小床上的毯子上印着带斑点的蛋，枕头也是蛋形的。床边的书桌上摆着《魔法动物百科全书》全集，一瓶魔法棒，用蛋形镇纸压着的一堆纸，还有一个像是用蛋壳做成的墨水瓶。

珍奇跳上书桌，开始玩书里夹着的羽毛书签，克洛弗则关心起塞德

里克送来的那个盒子。它就放在书桌旁，上面还写着“特快专递，易碎品”。

盒子已经打开了，但只拆了一件东西的包装。奥利弗一定是刚开始拆包裹，那个女巫师就来了。

克洛弗把那件拆开的东西拿了起来。

那是一只小鹿角，标签上写着“鹿角兔化石”。

她见过长着这种犄角的动物！小矮妖露露就养了一只隐形的兔子。奥利弗已经检查过露露的兔子了，当然，只是摸了摸，然后露露全家就去旅行了。

还会发现什么呢？克洛弗想着，把塞盒子的纸团推了推。

在鹿角旁边，有一块很大的足印化石，可能是龙的；还有一小片皮毛，一遇光就不见了；另外还有一架透明的天平，来自“水球蛇协会”；最后一件更了不得了，是一个项圈，标签上写着它属于“暗影生物”。

这一定是和隐形动物有关的标本或遗存，克洛弗想，是奥利弗写书要用的。可是，既然这些东西都得寄给他，他干吗还要待在这儿呢？



她继续检查，不想漏掉一件东西，这时，她看见盒底一角塞着什么东西。那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，上面挂着一枚太阳形状的坠子，都没有包装。她把项链拿了出来。通常，克洛弗不太关心珠宝什么的，但这项链在指间的触感极好，光润、冰凉，那枚太阳形的坠子也很漂亮，就像一块蜂蜜色的玻璃。

克洛弗知道应该把它放回去，可是她犹豫了。奥利弗可能不会戴项链，尤其是非蛋形的项链，而且这条项链很像是被误放进盒子里的……我就只戴一小会儿，她想。

项链很短，无法直接从头上套过去，不过上面有个环扣，而且很容易就打开了。项链坠触碰着她的皮肤，感觉光润、冰凉。她很喜欢戴着它的感觉。反正我会还回去的，她想道，然后把那些标本和遗存重新包了起来。

快包好的时候，克洛弗发现了一张纸，因为它夹在其他纸团之间，所以之前没有留意。尽管明知道不该看这上面的内容，可她的眼睛已经在看了。

亲爱的奥利弗：

老妈告诉我，你对隐形动物很感兴趣。这是说你要再写一本书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就长话短说吧。

博物馆要把这些标本遗存搁置起来，不过鉴于我的馆长身份，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寄给你。你就不用谢谢我了。

我听说你会在M.A.A.A.待一阵子，祝你和动物们相处愉快。可别被吃掉了哟。

哥哥 巴纳比·冯·胡夫

又及：你听说了吗？我最近又获得牙齿与爪皇家协会颁发的奖学金了！第六次了哟！

哎呀，奥利弗的哥哥看起来比奥利弗更烦人！

克洛弗把信塞回盒子里。“好了，”她对珍奇说，“我们该走了。”她站了起来，又想起了那条项链。就算没有人会找它，这也不是她的。她正要把项链摘下来……

“走了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。是果酱先生。“可是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，克洛弗？”


特快专递

3

沃尔特·风云史密斯爵士

克洛弗的脸火烧火燎的，她连忙把项链坠藏进衣服里面，和领养处的钥匙坠在一起。她慢慢地转过身，面对门廊上的果酱先生和奥利弗。

“我还以为你在畜舍，给独角兽擦角呢。”果酱先生说着捋了捋胡子。

“本来是的，可是……”克洛弗开口说道。

“哦！耍花招！”果酱先生摇了摇头，还瞥了一眼奥利弗，“我是叫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做这项工作的，对吗？我并不是故意留下奥利弗的，只是刚好有个机会。”

“我是在介绍领养，”奥利弗满脸欢喜地对克洛弗说，“真是太出色了。不过我必须得修改那些表格上的错误，有两处拼写错误。”

果酱先生笑了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去给你找药膏吧，眼部冰川作用可是会让人火辣辣地疼呢。”

“没关系，真的。”奥利弗说。但是克洛弗看到他的手上有一道印记，心里觉得很解气——她可没被小猫暴风雪蜇成这样。

“是啊，好吧，不过一点点愈合药膏不会有什么坏处的。”果酱先生说，“克洛弗，带野餐去散散步吧？它正到处乱蹦乱跳呢。我们下午再一起去工作。”





就这样，片刻之后，克洛弗就走下了那座像龙尾巴似的弯弯的楼梯，野餐的项圈飘浮在她的上方，皮带绷得紧紧的，好像她在牵着一只风筝。出了大门没多远，她就碰见一个拖着大箱子的渔夫，但她心里一直在想事儿，所以没有太留意。

克洛弗知道，自己擅长和动物相处，果酱先生也这么说过。她在领养处里很有归属感。她还没有很详细地想过开学之后怎么办，但是很希望能在放学后和周末也过来工作。但是现在，奥利弗也开始帮别人领养动物了，是不是果酱先生另有打算了呢？她不知道。



但她知道的是，她不该翻奥利弗的东西，更不该拿走那条项链。她不是故意那么做的。我得在其他人发现之前把项链放回去，她想到，用一只手去拨项链上的环扣。没打开。她得再试试，可带着野餐散步时不行。

当他们走到小路上的分岔口时，野餐项圈上的铃铛响了。

它俯冲下来，直接钻进了克洛弗的怀里，差点儿把她撞倒。“怎么了？”她说着，拍了拍小狗的翅膀。

答案随后浮现——歌声响起来了。

那音调低沉而悲伤，像是一段音乐的啜泣。是鸟儿吗？克洛弗想。

当她转过弯时，歌唱者映入了眼帘——是一只鸟，落在岔路口那棵大树上的“中心”指示牌上。不过，这不是普通的鸟儿，而是有魔法的鸟儿。一定是这样，不然还有哪种鸟儿看起来像是身处火焰中一般呢？它的眼睛泛着火光，羽毛像火焰一样闪耀着红色和金色的光芒，翅膀尖端和尾巴好像已经烧焦了似的。其实，它的一些羽毛已经破碎，像燃尽的灰烬一样纷纷飘落，落到了……一位骑士的脚下。

至少，克洛弗觉得他应该是骑士，因为他戴着银光闪闪的头盔，腰间还挂着长剑。不过，克洛弗也不能肯定。这个人又高又瘦，就像柳树

枝似的，胳膊比克洛弗的粗不了多少，很难想象他挥起剑来是什么样子。他的声音也不是克洛弗想象中的骑士的声音——至少不是果酱先生抱怨的那种拿龙脑袋当战利品的骑士。这位骑士正在念一首诗：



亲爱的菲比，亲爱的宝贝，

飞下来，飞向我，

不久我们将抵达那里，

喝上一杯清香好茶……

“哦，亲爱的，你根本不喜欢喝茶，对吗，菲比？”

那只鸟儿抖了抖羽毛，落下更多像火星一样的碎屑。骑士清了清喉咙，继续念道：

> 亲爱的菲比，我的朋友，
>
> 只要绕过路口，
>
> 就有可栖之所，
>
> 营巢垒窝，休养生息……

他抬起头看着鸟儿，满怀期待地说：“这首要更好一些，是不是？”

可那只鸟儿只管啁啾婉转，唱着自己的歌。骑士沮丧地将两只手举过头顶。

“你好。”克洛弗说。

骑士转过身来。他头盔上的护目镜是打开的，能看到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，像天空一般，可是眼睛四周却很暗沉，好像几天没睡觉似的。“哦，你好。我想，你也没有火浆果吧？”

克洛弗摇了摇头说：“也许领养处里有。”

“领养处？魔法宠物领养处？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呀。至少，我是这么希望的。啊，我还从来没去过那里呢。”骑士又看了看克洛弗，然后吹了声口哨。“你一定是克洛弗，你第一次到领养处时，爵士——我是说果酱先生——给我打过电话。嗯，他说……哦，只有诗能表达……”他清清喉咙，念道：

> 轻柔的小手，
>
> 悉心的照料，

勇气无畏的心啊，

她是动物的朋友……

“可能这首更好……

心善良的姑娘，

璞玉般的姑娘，

领养处正需要，

她这完美的姑娘……

“哦！献丑了！”

他停下了。克洛弗则一脸震惊地鼓掌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骑士害羞地笑了：“我知道自己的诗很烂。我以前是游吟诗人，但做得不是很好。我也不擅长当骑士。”

“所以你真的是骑士？”

“是啊，沃尔特·风云史密斯爵士，乐意为您效劳。这是菲比，是我的宠物凤凰。”他指了指那只鸟儿。鸟儿不再唱歌了，不过还是站在树枝上。“菲比就快要到它的灰烬日了，它因此心情很糟，也很疲惫。”

“哇！”克洛弗屏住了呼吸。凤凰——烈焰鸟！难怪它有这么华丽的羽毛，这么动听的声音。克洛弗不知道“灰烬日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她在研究魔法蛋的时候查到过，凤凰是不下蛋的，当它们死去时，自身会化成灰烬，新的凤凰便从灰烬中重生。也许这就是灰烬日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难怪可怜的菲比会这么害怕。

“我对凤凰没有什么经验……不过……”

“也许果酱先生能帮助我们……或者那位专家可以？我之前听说，

西奥多为领养处请来了一位鸟类专家。”

克洛弗僵住了。“其实，奥利弗只是研究蛋的专家，我想他帮不了凤凰的忙。我以前养过金丝雀，让我试试。”这时野餐已经安静下来了，于是她把它放到了地上。她对风云史密斯爵士说：“请帮忙牵住野餐的皮带。”

“野餐？”

克洛弗指了指那个飘浮的蝴蝶结，它现在正在风云史密斯爵士的脚边盘旋。

“这是一只隐形的小狗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啊！真不寻常！”风云史密斯爵士揉了揉眼睛说，“看，人们总说眼见为实，但显然不是这么回事。它可真是作诗的好题材……”

“当然，”克洛弗把皮带递给他，“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菲比弄下来吧。”

“当然了！当然了！”

于是克洛弗伸出手，冲着菲比叫道：“过来，菲比。来这儿。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保证。”

菲比支棱起羽毛，更多羽毛混合着灰烬落到了地上。

克洛弗又喊道：“来呀，菲比，来这儿。”

但是鸟儿一动不动。即使站在地上，克洛弗也能看见鸟儿眼睛里的金色斑点有些发白。它真的非常害怕。

“没关系的，”克洛弗柔声说，“在领养处里，我们有专门为凤凰准备的假山洞。”这是真的，只是克洛弗从来没有到那个洞里去过，因为领养处里一直没有凤凰——自打她来就没有。“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，我保证。”

也许是因为克洛弗言辞恳切，或是因为她一直伸着双手，抑或是菲

比也感觉到了克洛弗内心的担忧，反正不管因为什么，这只凤凰扬起翅膀，飞离了树枝，优雅地滑翔到了克洛弗的肩膀上。

虽然菲比的个头很大，但其实它的重量很轻。克洛弗稳稳地站着，隔着棉布衣裙，她能感觉到凤凰的爪子，它并不锋利，反而让克洛弗觉得很温暖，仿佛被阳光照耀着一般，真令人惊讶。那一瞬间，克洛弗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阳光，幸福、温暖，熠熠发光。



“哦，你做到了！真棒！”风云史密斯爵士仰起脸，抚摸着菲比的羽毛，“我们必须到领养处去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们在这儿耽搁太多时间了，都怪菲比和我的喋喋不休！你会告诉我们怎么走，对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克洛弗接过野餐的皮带，“请跟我来。”

走在返回领养处的路上，克洛弗不再为项链、暑假结束和奥利弗发愁了。

毕竟，当你肩上站着一只凤凰，身边走着一位骑士时，确实很难不感到安心。





4 骑士的事业

不久，宠物领养处便跃入眼帘。“多么精巧！”风云史密斯爵士感慨道，“多么可爱！”

的确如此。克洛弗很爱龙尾巷1号：葡萄藤和苔藓包裹着房子，茅草屋顶上有些地方被啃掉了，围墙弯弯的，像一排牙齿。她很爱岗普，那是一个小地精，负责在夜里守护领养处。他看起来只是个黏土做的小人偶，但如果靠近细听，就能听见他的呼噜声。他正在太阳底下睡觉呢。克洛弗打开大门的时候，轻轻地拍了拍他。

风云史密斯爵士没有跟上来，而是又陷入了沉思。他退后几步，嘟哝着：“可爱，亲爱……不，不是个韵脚。精巧，小巧……”



“呃……风云史密斯爵士？”克洛弗催促道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他说着，连忙走进大门，“我爱诗如命，尤其是情况紧急时！”

紧急？克洛弗看了看自己肩膀上的凤凰，心想菲比的灰烬日会是什么时候。到那时，这只鸟儿就会投向火中吗？可是菲比现在还这样冷静，很难想象那时是什么样子。不过果酱先生应该知道。

克洛弗打开前门，看到那只海马已经到了，屋子里都是咸咸的海水味儿，奥利弗浑身都湿透了——她怎么错过了这么一场好戏！

果酱先生显然是刚刚挂断电话，听筒还拿在手上，另一只手上拿着的则是面包。“很不幸，附近的海底王国里没人听说谁家丢了一只海马。”他说，“不过海王会传令搜寻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奥利弗说着，用一条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可随后就停了下来，“这条毛巾上有果酱！”

“呃，那一定是因为……”果酱先生举起了手里的面包。这时他看见克洛弗正在解开野餐项圈上的皮带。“嗨，克洛弗，这么快就回来了……”紧接着，他便看见了她肩膀上的凤凰和身后的风云史密斯爵士。果酱先生睁大了眼睛。

“哦哟，巨魔的大萝卜！这不可能是真的！”他跳了起来，手里的面包被甩了出去，落在了书桌后的某个角落。

“但这就是真的！像诗歌一样真！”风云史密斯爵士说，“我亲爱的西奥多！西奥多·果酱！”

他大步流星地穿过屋子，弯下腰，张开细瘦的胳膊，使劲儿抱住了果酱先生。

果酱先生一等他松开手，就急忙说：“我该如何感谢这意外之喜？”

克洛弗指了指菲比，正要解释，但风云史密斯先生先开口了。让她惊讶的是，他根本没提凤凰的事



儿。“有麻烦了，很大的难题，西奥多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果酱爵士的帮助！”

果酱爵士？意思是……果酱先生也是一位骑士？可他不是骑士啊，不对吗？克洛弗伸着脖子听他们说话，她注意到奥利弗的动作和她一样。

“你知道我已经不再干那些事了。”果酱先生很坚定地说。

“我知道。但我要是还有别的办法，也不会来找你。说来话长了。”

“也许我们应该到楼上去谈，沃尔特。”果酱先生说，“克洛弗，奥利弗，到厨房去给凤凰找点儿风干的火浆果吃。我看菲比快到它的灰烬日了，是吧？”他对他的朋友说着，领着他离开了前屋。

“是啊，它比上一次紧张得多，我想一定是这些日子以来的压力造成的……”

他们上楼去了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听不见了。

奥利弗放下毛巾，推了推眼镜：“嗯……有意思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，你知道，果酱先生曾经是一位骑士，名声在外。不过我哥哥告诉过我，他因为拒绝屠龙而放弃了他的骑士身份。”

克洛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他没告诉你？”奥利弗扬扬自得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克洛弗飞快地撒了句谎，“但是风云史密斯爵士究竟为什么到这儿来？我还以为他是为了菲比。”

克洛弗肩膀上的凤凰“嘎”地叫了一声。

“我也不太确定，”奥利弗说着又补充道，“应该是骑士的事业吧。”至于“骑士的事业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不再说了。

于是克洛弗就到厨房去为菲比找火浆果了，奥利弗也尾随而来。



火浆果是浅红色的，像圆润的红宝石，但菲比一口都不吃。

“它真的是临近灰烬日了。”奥利弗说着，摸了一下鸟儿的羽毛，“书里从不解释，真是可笑……”

“解释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我只是在观察它端庄的风度，以及它展现出的其他症状：黯淡的眼睛，丑陋破碎的羽毛……”

菲比的喙一甩，奥利弗连忙缩回了手。

“我觉得它不喜欢别人说它‘丑陋’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真荒谬，这不过是只鸟儿。”

克洛弗正要争辩，楼上传来砰的一声巨响。她溜到厨房门边偷看，奥利弗也跟了过来。很大的争吵声回荡在塔楼里，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

“他们好像在对打。”克洛弗小声说。

“我想象不出果酱先生会打斗。”奥利弗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克洛弗发觉菲比在发抖，于是轻轻地抚摸着它的羽毛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吵闹声更响了，果酱先生的房门打开了。克洛弗和奥利弗赶忙缩回了厨房。

楼梯上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。“很好！”果酱先生气鼓鼓地说，“既然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正如你所说，沃尔特，那就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但是真难搞！简直难搞透顶！克洛弗！奥利弗！你们在哪儿？”

“在这儿呢。”克洛弗说着，和奥利弗一起走到了走廊上。

“啊，很好。”果酱先生说道。克洛弗之前看到的那个骑士头盔，现在夹在他的胳膊下面，他手里还拎着他的行李箱，上面还挂着一只袜子。

哦，不，克洛弗想，又来了。

“奥利弗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请帮我去拿剑。在前屋，书架顶上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奥利弗说着，赶忙去办。

“克洛弗，把菲比放到假山洞里去，放到太阳的正中央，因为它的灰烬日就快到了。它得留在这儿，这样对它最好。”

太阳的正中央？克洛弗不明白。但果酱先生显然没心情回答问题了，于是她只好点点头，思绪飞转。她立刻行动起来，不过动作很小心，免得惊扰到凤凰。她沿着走廊，经过小型动物室，来到了畜舍旁边的一间屋子——假山洞。

假山洞里出人意料地温暖，而且遍布可以站立栖息的支架，墙壁刷成了令人愉悦的天蓝色。洞的一角镶嵌着一个太阳，是用小块的镜子和瓷砖像马赛克那样拼接而成的。在太阳的中央，有一个圆形的洞，也是用瓷砖拼接的。果酱先生指的就是这个吧，克洛弗想。她轻轻地把菲比安置在马赛克巢里。“好了。”她说。巢里的空间刚好合适，菲比合起羽毛，看上去放松多了。



“看，我告诉过你这里很不错吧。”克洛弗说着，又摸了摸鸟儿的羽毛，手指感到一阵暖意。这暖意直到她离开了假山洞还仍然驻留在她的指尖上。

克洛弗回到前屋时，果酱先生正把他的剑往腰带上挂，剑尖都要戳到地面了。“嗯，年纪大了，做不来这个了。”他低声说道。

“这是唯一的选择。”风云史密斯爵士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果酱先生叹了口气，然后转向克洛弗和奥利弗说，“你们大概已经猜到了，风云史密斯爵士和我要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恐

怕得立刻出发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奥利弗结巴起来，看起来很吃惊。克洛弗就不这样。自打她来到这儿，果酱先生就经常出门去解决一个又一个任务——也许这正是他需要雇用自己的原因。

“没时间问东问西了。”果酱先生说。克洛弗知道，这次她也只能等果酱先生回来才能知道任务的细节。

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两个一定要照顾好领养处。”果酱先生说话时，一直在摆弄他的剑。

你们两个？这下克洛弗觉得惊讶了：果酱先生出门的时候，她一向是独自照看领养处的，这是她擅长的。奥利弗根本没有照看领养处的经验。



可是，果酱先生却继续说道：“你们一起工作，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。厨房的碗柜里有足够的面包和果酱、肉桂和糖，动物们需要的东西也储备得不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，你们两个人，能不能承诺，全心全意地照看好领养处？”

“当然能！”克洛弗和奥利弗异口同声。

克洛弗小心地瞥了奥利弗一眼，他好像没发现。这可能是个好现象。果酱先生既然叫他们和睦相处，那么她就得试一试。也许他们可以一起工作，也许奥利弗会帮忙一起擦洗独角兽的角。毕竟，这是魔法世界，发生过各种奇奇怪怪的事。

风云史密斯爵士向菲比道了别——当然，还是吟诗，果酱先生又多带了一罐果酱，然后，他们俩就出发了。

克洛弗和奥利弗看着骑士们走上小径，风云史密斯爵士的诗回荡在耳边：

再度当骑士，

行善做好事，

幸运常相伴，

我们必凯旋！





5

奇怪的症状

克洛弗和奥利弗确实是努力地一起工作了。果酱先生突然离家，这让他们十分惊讶（对克洛弗来说，还要加上果酱先生曾经是骑士这一点），惊讶得都顾不上争吵了。

奥利弗向克洛弗介绍新来的海马时，像以往一样表现得无所不知。

“我已经将室内调到了合适的温度。”奥利弗说。

这间屋子很潮湿，闻起来就像是身处海边。海马就在屋子中央的一个中型箱子里。这是克洛弗前一天准备的——她自己准备的，没人帮忙。

“大部分海马的体型都和独角兽相仿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但是这一只——”他用魔法棒指了指，“略大一些。显然，它的血统纯正，这从它的鳞片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看到它从马头到鱼身上的连续的海蓝色了吗？看看鳍的宽度，再看它的牙齿，和鲨鱼的一样锋利！”

其实，克洛弗根本没办法好好看看这只海马，因为在奥利弗大说特说、指指点点的时候，它一直上下左右、绕着圈子地不停游动。克洛弗只能看见蓝色和绿色的鳞片，鱼鳍和鬃毛在转来转去，都快把她弄晕了！

“它们总是这么精力旺盛吗？”她问。

“以我渊博的学识来看，并不是。当然野生海马是无法预期的，不过家庭养殖的海马通常是性情温和、受过良好训练的。”奥利弗说，“然而，这一只只会闯祸。可它确实是宠物海马，因为你能看到它戴着项圈，上面只有它的名字‘尼普顿’，却没有地址。我好不容易才看清，因为它在一刻不停地乱动。”这时，奥利弗夸张地举起了魔法棒，然后……

哗啦——

尼普顿从箱子里冒了出来，又迅速沉了下去。

激起的水正好泼在奥利弗身上。

“啊！”奥利弗甩着身上的水，气极了。



克洛弗正要笑，却看到海马用鼻子嗅着箱壁，甩动着蓝色的鬃毛——小仙马艾菊得意扬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

她马上就明白了。“奥利弗，它可不是没受过良好训练，而是正相反。你拿着魔法棒挥动的时候，它也游来游去，你抬起手，它就以为是叫它‘跳’。我能肯定……”

克洛弗伸出手试了试，她往左挥手，尼普顿就游到了箱子左侧，往上挥手，尼普顿就浮上水面，她指了指自己，尼普顿便悬浮在箱子中间，正对着他们。

“好吧……”奥利弗不情愿地说，“这只不过证实了我的观点，海马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。我的结论完美无误。”

克洛弗本来很想翻白眼，但她被那神奇的生物迷住了。现在，她总算能好好看一看尼普顿了。它真是克洛弗见过的最漂亮、最奇异的动物。

打动她的，并不是尼普顿的尾巴和牙齿，也不是它那缠绕着海藻和贝壳的鬃毛，甚至不是代替了马蹄的宽大鱼鳍，而是它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像晶莹清澈的绿色海水一样，仿佛能透过它们看到它的内心。它和主人失散了，克洛弗想。真希望有人快点儿打电话来找它。

既然知道尼普顿接受过良好训练，那么要喂它吃东西就容易多了。梯子支在箱子的一侧，克洛弗爬了上去，做出向上的手势。等尼普顿浮上水面，她就把果酱先生留好的一桶海沫喂给它。也许她能说服奥利弗帮自己再搅拌出一些海沫备用。果酱先生告诉过她这项工作有多难——就像混合厚重的奶昔一样。



可是眼下，奥利弗却不见踪影。他又不失时机地不见了，说是要去完善尼普顿的文件。克洛弗本以为这次他也会一去不返，却没想到，他竟然回来帮她一起给动物喂晚餐了。好吧，聊胜于无。他用魔法棒——据称是“烹调专用”——来搅拌食物，不过他没有给独角兽做面糊，而是做了用肉桂粉调味的燕麦粥。李子好像特别喜欢这味道，不过克洛弗做了普通的食物，喂给了其他独角兽。



当克洛弗清扫完毕回到前屋时，她发现奥利弗正坐在沙发上，魔法棒和各种各样的食物放在面前的桌上——豌豆泥、土豆泥、黏软的意大利面，甚至还有一碗草莓冰激凌。小猫珍奇趴在奥利弗腿上，在他旁边，一块土豆饼干正一点点地消失——野餐也在。有一瞬间，克洛弗仿佛看见野餐的小爪子正一边一只地抓着饼干。不过，当然了，她是看不见的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她问奥利弗。

“我的魔法棒好像派不上用场，”他说，“它真的可以胜任准备动物餐饮的工作。可是……”

“你用不着拿魔法棒搅拌独角兽的面糊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是的，不过我以为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“算了，没什么。”



他把珍奇哄下去，然后开始收拾碗碟，正要拿起最后一碗——那碗冰激凌时，他说：“你想来点儿吗？”

克洛弗本来要摇头，却突然觉得出奇地热。是因为搅拌食物，还是因为整天都很兴奋，她也说不清。而且，冰激凌是她最喜欢的草莓口味，于是就点了点头。奥利弗留下了冰激凌，还从斗篷里掏出一把勺子。克洛弗希望那是把干净的勺子。没等她道谢，奥利弗就走了。

克洛弗走近珍奇和野餐，看见沙发上留下了不少饼干渣。她得想着清扫干净才行。不过现在，冰激凌真是好吃，珍奇暖暖地依偎着，这片刻小憩就如草莓一样甜美。



克洛弗的爸爸妈妈这天晚上加班。他们在市长办公室上班，工作很忙。这也不错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会追着克洛弗问领养处的事

了。

克洛弗自己吃了一份番茄奶酪三明治，准备上床睡觉时，才发现自己还戴着那条项链。她忘了把它还回去！她想把项链摘下来，可环扣还是打不开。

在卧室的灯光下，克洛弗觉得那个太阳项坠似乎更亮了，更漂亮了，就像一枚龙族宝藏。真希望能给艾玛看一看，她肯定会喜欢的。

太糟糕了，她本来应该把项链还回去的。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环扣打开，然后溜进奥利弗的房间。



第二天，当克洛弗到达宠物领养处的时候，所有关于项链的思绪全都不翼而飞了。门还是锁着的，奥利弗还没把它打开！他也没开灯，没有喂动物吃早餐！因为她一走进屋，野餐就向她扑了过来，只看得见项圈在半空中上下移动。“下来。”克洛弗说道。野餐正嗅着她的包，想找东西吃。珍奇也在她身上蹭来蹭去，饿得喵喵叫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这就给你们弄早餐。”她说着，推开前门，径直走到走廊里，“哼，奥利弗呢？”

就在这时，奥利弗从凤凰的假山洞里走了出来。

“你来了。”他对克洛弗说。

“你知道吗，你真的应该马上去喂动物，”克洛弗说，“野餐都快要啃我的腿了。还应该把门也打开。”

“我是要去的，可是有点儿特殊情况……”

克洛弗注意到，奥利弗还穿着睡衣，上面带着有蓝绿色斑点的蛋的图案，他的头发也乱糟糟地直立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十分担忧。

“‘特殊情况’是什么意思？”克洛弗问，“是菲比吗？它的灰烬日到了？”

“理论上说，是的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来看看吧。”他说着就又回到了假山洞。

野餐和珍奇也想跟过来。“抱歉，小家伙们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保证马上就给你们弄早餐。”她把小动物们哄走，才很谨慎地跟着奥利弗进了假山洞。

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煳味儿，很安静，静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巢里怎么样？她害怕得有些不敢看，只紧张地瞥了一眼。

灰烬，巢里只有灰烬。

“它呢？发生什么了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据我估计，鉴于这些烟尘，那只鸟儿应该是在午夜后不久就自焚了。”

“鸟儿？你是说菲比？”



“是的，菲比。我一起床就先来看它，但是……”

克洛弗愣住了：“哦不，它是不是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它没死。”奥利弗飞快地说，“你靠近点儿观察这些灰烬。”

灰烬的中央闪烁着微光，像心脏似的一下一下搏动着。这让克洛弗松了口气。

“这些灰烬毫无疑问是活的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但是其中的魔力却很微弱，好像不足以让那只鸟儿复活。”

“复活？”

“‘复活’的意思就是‘再次活过来’。”奥利弗推了推眼镜说，“这是对

这一复杂过程的精准解读……”

“别管这个了，”克洛弗着急地说，“这些灰烬什么时候能复……复活？”

“我得承认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我并没有目睹过这一过程，所以也不能完全确定。”

要是果酱先生在就好了，克洛弗想。出问题有麻烦的时候，他怎么总是不在呢？她做了一个深呼吸，提醒自己，不管果酱先生去执行什么任务，那一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，因为他需要戴上头盔、佩上剑。“也许纳什医生能帮我们，她是治疗魔法动物的兽医，也是果酱先生的朋友。我想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。”

“没这个必要。”奥利弗说，“我会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的。你来的时候我正要上楼去查资料呢。”

克洛弗咬住了嘴唇，盯着灰烬中央浅橘色的微光。“好。”她说。但这并不是真的“好”。一点儿都不“好”。



奥利弗埋头在书堆里时，克洛弗喂动物们吃了早餐——当然，先喂了珍奇和野餐。她给了它们特别加量餐，还给正在箱子里绕着圈游的尼普顿吃了第二桶海沫。

她抚摸了一会儿海马湿乎乎的鼻头，手感又滑又凉。在她的想象中鲸鱼的鼻子摸起来也是这种感觉吧。在畜舍里，独角兽们看起来心情不佳，她肯定它们的角比平时黯淡了，缩小了。真的需要好好擦洗打磨它们的角了，克洛弗想。也许她能说服奥利弗也来帮忙。不过，她得先给自己弄点儿早餐吃，她自己也觉得心情不怎么样呢。她拿了些面包，在前屋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抱起了珍奇。珍奇总能让她心平气和，这就是猫咪的魔法。

但今天却不是这样。克洛弗没能平静下来。她觉得忧心忡忡：珍奇

好像有些不对劲，它的尾巴尖变成了浅浅的绿色——不，根本不是绿色，是白色！

克洛弗凑近了一些，揉了揉眼睛，然后又揉了揉小猫的尾巴，但那白色还是没有消失。珍奇哀怨地喵喵叫了起来。



“奥利弗！”克洛弗叫道，“你最好来一下——快点儿！”

奥利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前屋，穿着袍子，一只手捧着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书，另一只手上拿着魔法棒。“我找到了我的健康疗愈棒。谢天谢地，我把它打包带来了。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来——”

“不是那个，是这个！”克洛弗指了指珍奇的尾巴，小猫扭来扭去的，她费力地抓住它，“你看。”

“呃……”奥利弗困惑地看着白色的皮毛，“也许这是一种转化，也可能是色素变幻。”

“我觉得应该给纳什医生打个电话。”克洛弗说。

奥利弗摇摇头说：“小猫似乎并没有为此困扰。我更愿意自己查查资料，等我解决了凤凰的难题就办这事。”

克洛弗正要和他争论，咚！咚！咚！

几声巨响让整个领养处从上到下都摇晃起来。她立刻就知道是谁来了。

“你最好把野餐找来。”她对奥利弗说，然后不等他发问就打开了门，把珍奇的尾巴尖塞在自己的肘弯里，不叫人看见。

来的人是克洛弗的巨人朋友，他们比领养处的屋顶还要高。

普鲁登斯穿着一件带有花边的T恤衫，上面用粉色大字写着“我♥野餐”。她的丈夫汉弗莱拿着一根跟克洛弗的腿一样长的骨头。看来他们很热切地希望领养野餐，这很不错。他们已经填写过领养文件了，不过因为野餐还太小，而且又是少见的隐形动物，所以暂时还不能离开领养处。还好，巨人们愿意等一等。

“克洛弗！”汉弗莱高声说道，“见到你真高兴！你今天看起来相当的——”他顿了顿，透过眼镜片仔细打量几眼，“相当的靓丽。”

“你是不是晒了太多太阳啦？”普鲁登斯插进来说着，也盯着克洛弗的脸看，“你应该用一点儿我的防晒霜。汉弗莱，你带那只小瓶子了吗？”

“当然带了，亲爱的首饰盒。”汉弗莱在他的腰包里翻找起来，不过克洛弗摇了摇头。

“我很好，没晒太阳，只是太热了。你们是来看野餐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刚好在附近，就想是不是该给它带点儿零食来。”

“这是我的主意。”普鲁登斯任性地说。

“当然是你的主意，亲爱的小兔子洞，”汉弗莱说，“多好的主意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克洛弗说，但她并不确定这个主意好不好。她可不想知道那么大一根骨头是从哪儿来的。

“我们的小萌狗狗在哪儿？”普鲁登斯温柔地说，“我真希望它快点儿长大，要是有它为我们看护豆茎，我在夜里一定会觉得很有安全感。”

“这才过了一个星期嘛，”克洛弗说，“不过它长得很不错。等露露回来，它就可以开始接受勇气训练了。”露露曾经帮克洛弗找回了野餐，她对野餐很好。

“那些矮妖家族总是出门收割彩虹，”普鲁登斯说，“频繁的旅行会让我神经衰弱的。”

这时，奥利弗抱着野餐来到了门口，小狗的项圈在他的胳膊上动来动去。“嗯，克洛弗，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个……”他轻声说。可没等他把话说清楚，普鲁登斯就指着项圈，高兴地叫了起来。

“哦！是它！我们的心肝宝贝！”她弯下腰，张开咖啡桌那么大的手掌，奥利弗别无选择，只好把野餐放了上去。

普鲁登斯捧起野餐，凑近细看，突然愣住了：“哦，天哪！”

“怎么了，亲爱的小宝藏？”汉弗莱问。他看了看野餐，也叫了起来：“哦，天哪！”他手里的大骨头砸到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震得地面颤了颤。“好了，好了，我肯定这只是光线的小把戏。”汉弗莱用自己的衬衫擦了擦眼镜，又盯着野餐看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普鲁登斯说，“克洛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克洛弗一头雾水。

“这个！这些！”普鲁登斯叫着，把野餐放回了克洛弗脚下。克洛弗低下头，看见了自己脚边的……爪子！金色的爪子，野餐的爪子，它们显形了！

“我们想要的是隐形的护院犬，而不是能看见的呀。它怎么了，生病了吗？”

克洛弗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它……它……”

“是的，它确实生病了。”奥利弗向前一步，插嘴道，“我是魔法动物专家。”

普鲁登斯狐疑地看着他："专家？什么，你看起来只是个男孩。"

"我确实是个男孩——奥利弗·冯·胡夫三世。"

"啊！"普鲁登斯惊叹道，"你的家族在《魔法生活》杂志上有过好几次专访。"



"那么您应该知道，我来自历史悠久的魔法动物专家家族。"奥利弗拿出了魔法棒，好像要证实自己的话似的。

"这是健康疗愈棒吗？"普鲁登斯激动地问。

"当然，"奥利弗说，"野餐很快就会痊愈的。"

克洛弗双臂环抱，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：奥利弗这是在瞎编！她正要开口这么说，却看到普鲁登斯和汉弗莱明显松了一口气。

"看，亲爱的小花田，"汉弗莱搂着妻子的肩膀说，"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克洛弗和这位专家一定能照顾好野餐。"他转向他们说："那我把骨头留在这儿了。"

"我不知道……"克洛弗刚要开口，就被奥利弗打断了："当然，留下吧。"

克洛弗瞪着他。

“野餐好了就让我们知道。”普鲁登斯说。

“我会的。”克洛弗飞快地说道，不想让奥利弗再开口了，“我保证。”

于是，巨人们跟克洛弗和奥利弗道了别，又和野餐挥了挥手，就跨过大门离开了。那根骨头横在草地的正中央，像个不祥的预兆。

他们一消失在伍德森林里，奥利弗就说：“我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我们必须给兽医打电话。”

“是吗？”克洛弗回答说，“这是你得出的结论？明明是我——”

她停住了，因为她看见四只金色的爪子正跳下台阶，扑向那根巨大的骨头。

“野餐！回来！不行！”她叫道。但野餐已经跑到骨头边了，而且，克洛弗能肯定，自己看见了一个黑色的小鼻头正在闻来闻去。





6
兽医来了

在前屋，克洛弗和奥利弗焦急地等待着兽医到来。奥利弗又伸出他的健康疗愈棒：“这个应该有效的。”他说着，冲着珍奇和野餐猛烈地挥起来。但魔法棒召唤来的只有一碗鸡汤面。这看起来不会有什么效果，因为面汤还烫得很。谁会在大夏天吃鸡汤面呢？显然，奥利弗会。当他吃到第三碗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。

那是翅膀挥动时发出的巨大的呼呼声，还有山羊一般的咩咩叫声。克洛弗打开门，大吃一惊，那确实是一只山羊——就算是吧。

在领养处的台阶下面，站着一只又大又白的石山羊，它长着两个黑色的尖角，背上的翅膀伸展着，像一小朵蓬松的云彩。它戴着笼头和

鞍，岗普站在一旁，拉着它的缰绳。岗普好像不太高兴，因为那只石山羊正忙着啃他的帽子尖呢。



石山羊背上驮着的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些，她好像已经习惯了，因为她的衣服都是被啃过的，搞不好连头发也是。这头发可不好形容，它们看起来活像石头上斑驳的苔藓。其实，这个人全身上下都叫克洛弗联想到石头：她的皮肤灰扑扑的，大鼻子凸出来，肩膀宽宽的——她是洞穴巨人吗？

果酱先生从来没说过。克洛弗已经在领养处里见识过魔法世界的各种人了，从幽灵到矮妖。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洞穴巨人，反正她肯定是兽医。因为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听诊器，背包上绣着“魔法动物服务：医疗、药剂、配方药”。“配方药”是什么意思，克洛弗就看不懂了。

纳什医生的眉毛和她的头发是同一个颜色，她一见到克洛弗就扬起了一侧的眉毛。

“终于见到你了。”她说，用力握了握克洛弗的手。上一次纳什医生来检查小猫的时候，克洛弗没有见到她，因为她是在夜里来的。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对我来说都不只是荒谬可笑了。幸好这老保姆南妮起得早，”说着她指了指那只长翅膀的石山羊，“今天天一亮我们就出诊了。那也是个快乐女巫师，她想让她的蝙蝠说拉丁语。当然了，那可真是个好主意。”纳什医生气愤地翻了翻眼睛，“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困惑的蝙蝠，可怜的小家伙正上下翻飞地背诵字母表呢。”

“靠感受，不靠咒语，对吗？”

纳什医生笑了，露出一口大牙。“你说得对，”她说，“现在你这儿有什么问题？”

克洛弗把兽医请进屋，让她看了珍奇和野餐。纳什医生正要解释什么，奥利弗插嘴道：“我认为，首先这可能是一种转化，不过，按照吉布斯博士的理论，转化会在一小时之内完成，而现在症状已经持续三个小时了。吉布斯博士是冯·胡夫家族的老朋友了，你知道，他还给过我……”说到这儿奥利弗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根魔法棒。

纳什医生抬起一只手，不让他说下去了，然后把背包放在书桌上。她打开背包，克洛弗看见了一把巨大的镊子、一小卷绷带，还有一支Z形的注射器，好像闪电的形状。她真想知道包里还有什么。“我听说过吉布斯博士，”纳什医生说，“用的是健康疗愈棒，据说。那玩意儿很少起效，指望不上。”

奥利弗看上去很泄气，这让克洛弗暗自高兴。他把魔法棒塞回了口袋里。纳什医生开始给珍奇做检查，先查看了它的皮毛，然后仔细地观察了它的尾巴，最后又看了看它肚皮上的一块白。



“我觉得以前没有这个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嗯……”纳什医生从包里拿出一支体温计，放在珍奇的耳朵里，然后看了看说，“体温正常。”她又把听诊器放在珍奇身体的一侧，听了听，说：“心率正常，呼吸也正常。饮食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正常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它会魔法吗？”

“它能安抚人，也能安抚动物。”

“这是一种少见的天赋，其正确的名称应该是——”奥利弗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近源宁静。”纳什医生说着，又摆摆手，让奥利弗保

持安静，这让他更沮丧了。这时，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长黑黑的、像棍子一样的东西。

“魔法棒！你果然也有一根！”奥利弗得意地叫了起来。

纳什医生冲着他一翻白眼说：“这不是魔法棒，是魔力计。”

克洛弗不知道魔力计是什么东西，显然，奥利弗也不知道。于是，她好奇地看着医生把魔力计放在珍奇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魔力计闪现出浅浅的黄光。“嗯，很低。”她嘴里啧啧出声，然后不等克洛弗发问，就走到了野餐跟前。

当然，野餐就不太好做检查了。不过因为它的鼻子和爪子已经能看见了，软软的金色耳朵尖也开始显形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医生先检查了它的鼻子，然后把听诊器放到它的身侧——全靠估计。“心率没问题。”她又拿出一把方形的放大镜，靠近细看，“也没有跳蚤。”

“魔法动物也会生跳蚤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当然会了，”奥利弗无所不知地说，“龙跳蚤会喷火，让龙发痒；独角兽跳蚤会发光，于是藏在毛发里；隐形跳蚤将出现在我著作的第七章，关于隐形动物那本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这儿的动物没有跳蚤，”克洛弗很自信地说，“我把它们护理得很干净。”

纳什医生没听他们说话，而是用魔力计给野餐测量。浅黄色的光又亮了，医生又啧啧地弹了弹舌头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不太确定，”纳什医生说，“不过应该是某种魔法动物特有的病。其他动物有没有受影响？”

奥利弗摇摇头，但克洛弗说：“菲比呢？”

“凤凰待在独立的屋子里。”奥利弗说。

“什么？”纳什医生说，“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凤凰。”

“我们刚开始照顾它不久，”克洛弗说，“那个，呃，不过现在……”

克洛弗开始解释，纳什医生的眉头越皱越紧。克洛弗说完之后，她坚持要去检查菲比的灰烬。魔力计亮起了橘色的光，医生弹了两下舌头，然后决定把其他的动物都检查一遍。

“我可以带你去。”奥利弗说。

纳什医生背起包说：“最好请一位最熟悉动物的陪我去。来吧，克洛弗，我们从独角兽开始。”

克洛弗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结果，医生并没有让她帮什么忙，只不过让她背着沉重的大背包。从畜舍出来之后，他们来到尼普顿的箱子旁，给它检查了牙齿、鼻子、尾巴。“训练得很好。”纳什医生评价道。她收集了几片尼普顿的鳞片做样本，然后用魔力计给它做检查。魔力计没有亮起黄光，而是变成了淡粉色。“嗯，好一点儿。”医生说。

接着，他们来到了小型动物室。纳什医生唯一需要克洛弗帮忙的是检查小仙马。医生的手指太大了，没法儿用迷你的体温计和听诊器给小仙马检测体温和心跳。于是克洛弗把小仙马捧出来，用一只手托着，另一只手拿着那些迷你器械。“干得好，”纳什医生说，“你像小精灵一样灵巧。”克洛弗自豪极了。

纳什医生用魔力计给所有动物都做了检查，它每次都亮起浅粉色，只有火蜥蜴例外，亮起的颜色是蓝绿色。粉色是代表正常吗？蓝绿色又是什么意思？

克洛弗提出先到盥洗室去好好洗洗手，然后他们便回去找奥利弗。

“除火蜥蜴之外，魔力水平普遍偏低，”纳什医生用她的大鼻子吸了吸，然后总结说，“只有火蜥蜴没事。其他动物的情况比珍奇和野餐要好一些，但也不算正常。你说果酱先生出门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

的能力不行，克洛弗，我知道你很能干。但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那只海马是新来的，对吗？”



“我告诉过果酱先生，我们针对尼普顿的防疫措施不够。但他坚持这样可以。”奥利弗说，“新来的往往是魔力萎缩现象的源头。”

克洛弗忍不住想：你也是新来的。但她没有说出来。

“嗯，如果果酱先生认为尼普顿没问题，那么我也愿意相信他。我会去研究一下水生动物的疾病的。也许要去请教一下A.布鲁克——”

“是《海洋魔法动物大百科》(注)吗？”奥利弗兴奋地问。

“布鲁克，”纳什医生继续说，根本没理会奥利弗，这让克洛弗很开心，“全名是阿洛依修斯·布鲁克。他是一位研究海生动物的兽医，是我的朋友。是的，我会先跟他打个招呼。与此同时——”

纳什医生打开背包，在里面翻找起来。“这是增魔药片，”她说着，拿出一个圆形的瓶子，有克洛弗拳头大小，“先试试这个，能抑制魔法流失。每个动物给一片——包括火蜥蜴，以防万一。”



然后她又拿出另一个又长又细的瓶子。“如果药片不起作用，就用这个强效增魔药粉。这东西有些邪恶，动物们不常用它。但是在紧急情况下，它能增加动物的魔力。当然，如果情况恶化了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好转了也可以打给我。我很乐意知道情况如何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留着备用。”

她把名片递给克洛弗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> 内蒂·纳什，魔法动物兽医
>
> 山坡医院
>
> 伍德森林，境外之地前
>
> 999－111

“那菲比怎么办？”克洛弗问。她该怎样给一堆灰烬喂药呢？

“轻轻地吹一吹余烬，小心一些。那应该有所帮助。另外，我注意到有一只小猫已经被领养走了，是最近的事吗？”

“就在昨天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是我接待的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我会给萨拜因打电话，确认那只小母猫是否健康。”

萨拜因一定是那个女巫师的名字，克洛弗想。

这时，外面传来很大声的咩咩叫。

“我该走了，”纳什医生说着，咔嗒一声合上了包，“老保姆南妮很善于提醒我时间。我要去看看喷鼻。你还记得它吗，克洛弗？”

她当然记得喷鼻啦！她是暑假初帮它找到新主人的，那时候它还是头小龙呢。“它好吗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很好。亨利帮它搞定了那捣乱的火苗。只是例行体检，和这里的情况不一样。”医生又啧啧地弹了弹舌头，“果酱先生不在，真是太糟糕了。果酱先生总是忙着完成一个又一个黏糊糊的任务。果酱，黏糊糊……”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克洛弗惊讶地发现，医生的笑声和南妮的叫声好相似……

当纳什医生收拾东西，为接下来的出诊做准备时，克洛弗去岗普那儿把南妮牵了过来。看见石山羊走了，岗普好像松了口气。南妮先是咬住了克洛弗的辫子，然后又啃起了她的衣领。克洛弗能肯定，岗普在笑！但是还没等她说什么，她就觉得项链被拉住了。南妮咬住了项链！

“停下，你会让我有大麻烦的！”克洛弗说着，把项链从石山羊嘴里拽了回来。她还没有把项链还回去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嘛！我现在先戴着吧，她想，等情况稳定下来再说。反正奥利弗也没发现项链不见了。这种无所不知的家伙通常都没什么观察力。

克洛弗刚把项坠塞回衣服里，纳什医生就快步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奥利弗。医生把背包甩到宽阔的肩膀上，跨上鞍走了，也没说什么最后的注意事项。

南妮向空中飞起，因为驮着医生而有些摇晃。这时，纳什医生叫道：“记住，两个总比一个好——除非你是三头狗。”

医生还是第一次说这么莫名其妙的话呢。



1. 纳什医生说的是人名布鲁克（Brook），奥利弗误听成了Book。——译者注



7 药片不管用

增魔药片很小，五颜六色的，就像杯子蛋糕上的糖渣渣，闻起来甜丝丝的。就药片而言，它们看起来还挺不错的，可是动物们并不愿意吃。野餐一刻不停地乱动，珍奇闻了闻就转过脸去。克洛弗觉得，要是把火蜥蜴捉住，喂起药来可能会更容易，就怕它们太烫了，比烤土豆还烫。不过还好，它们没那么烫，却还是不愿吃药。它们只是舔了舔，就很快在她手上睡着了。

克洛弗得想想别的法子。她把火蜥蜴放回箱子里时，想起了以前给蟾蜍埃斯梅拉达喂维生素片的办法——把药片混在苍蝇里。也许，给药片做做伪装，能有效果？

于是克洛弗把辣椒挖了个洞，把药片藏进去——火焰真的吃了！灰烬也吃了。她故技重施，把药片藏进了动物们最喜欢的食物里。只有尼普顿除外。

因为尼普顿被训练得特别好，克洛弗都不用把药片藏起来。幸好如此，否则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海沫可不那么好处理。

给独角兽的药片藏在了苹果片里，它们三口两口地吃掉了。可是李子却不吃，它一直拱着自己的桶，那上面还留着前一晚的肉桂燕麦粥味儿呢。

“你现在挑食了？”克洛弗叹了口气。

李子叫了起来。但克洛弗严肃地看着他，把苹果片递了过去：“吃掉，你需要这个。”李子还是乖乖吃掉了。

奥利弗给萨拜因打了电话，得知暴风雪一切都好，然后就自告奋勇地去帮菲比吹吹灰烬，让克洛弗去喂其他动物吃药。可是当她去查看时，却发现那些灰烬并没有变得更明亮。为了不陷在担忧焦虑中，克洛弗开始整理新的愿望簿，奥利弗则到楼上去查找海洋动物的相关疾病。

愿望簿对领养处来说十分重要。如果顾客想领养某种动物而领养处没有，那么他们的请求就会记录在这里。旧的愿望簿被野餐啃成碎片了，所以果酱先生要求重做一本新的。厚重的镀金封皮和原来的一样，但是内页都是空白的，克洛弗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将旧愿望簿上的内容誊写到新的上。

尽管她用起羽毛笔来熟练多了，但这仍然是一项很耗时的工作。还好，已经满足了的领养请求就不必再写一遍了。她碰到好几条已经完成的心愿，开心极了。尤其是这一条：奥珀尔女士，占卜师想要一只情绪动物，萤火虫为佳。它旁边打了个对钩，那是克洛弗在暑假之初写上去的。

奥珀尔女士能不能看见未来呢？她能不能告诉我奥利弗还要在领养处待多久？我呢？开学之后我还能来吗？克洛弗打算给占卜师打个电

话，但是，与其为自己占卜，何不问问动物们的情况呢？也许占卜师能“看见”动物们到底得了什么病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她记起来，占卜师们，尤其是奥珀尔女士，说的话通常都含糊其词，而她此时此刻需要的是明确的答案。



克洛弗没注意到羽毛笔上的墨汁正在往下滴，这时奥利弗走了进来。

“你把墨水弄得到处都是，”他评论道，“还有你的书法，也太……”

“你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吗？”克洛弗涨红了脸，“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该给动物们喂晚餐了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我用我的警示棒设定了领养处每一餐的时间，简直手到擒来。”

克洛弗翻了个白眼，但现在的确是晚餐时间了，于是她把愿望簿收了起来。

动物们的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更糟了。野餐的两只耳朵和翅膀尖都显形了，小仙马变大了，海马则变小了——小了不少，它的项圈都滑脱了，躺在箱子底的水草中。

“明天早上再看看吧，”奥利弗说，“增魔药片至少需要十二小时才能完全起效，这是常识。”

这一次，克洛弗希望万事通先生奥利弗说得对。



那天吃晚餐的时候，克洛弗想到了艾玛。虽然艾玛也读了很多书，

但她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己无所不知的样子，而是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善。克洛弗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收到艾玛寄来的明信片了。她在小马营一定是忙着结交新朋友吧，克洛弗想。



到了秋天，再见到艾玛时，她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吗？克洛弗知道自己已经变了。她们还会是最要好的朋友吗？自己又该如何保守领养处的秘密呢，尤其是开学后还在这里做志愿者的话。

妈妈好像能读懂她的想法似的，说道："克洛弗，你是不是在想，开学以后，领养处怎么办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那里，干得很开心。"

"我确实很爱那里，"克洛弗说，"我也确实希望继续做下去。可是，现在那儿又来了一个志愿者，而且——"

"帮手越多就越开心，我常这么说，"爸爸说，"你妈妈和我都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方该怎么工作。"

克洛弗不说话了，但她完全能想象得出，没有奥利弗的话自己该怎么工作。



"奥利弗，怎么了？"第二天一早，克洛弗一进领养处就听见大声的吠叫。

是野餐吗？它从来也不叫的呀！声音是从小型动物室传来的。克洛弗看见屋子靠里的地方有一只空的大箱子，奥利弗正站在旁边的椅子上。野餐趴在箱子顶上，确实是它在叫！毫无疑问，它被卡在那儿了。

它差不多全部显形了——真是最可爱的小狗：阳光般光亮的皮毛，柔软的耳朵，一双金色的翅膀随着它的吠叫拍打着。可是，这对翅膀却不能让它离开箱子顶飞起来，它们似乎比野餐隐形时要小一些。野餐显形了，可它的翅膀正在渐渐消失！

“它一定是飞上去的，可现在下不来了。”克洛弗大声说。

“我知道！我已经试过了所有合适的咒语！”奥利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手里拿着魔法棒，转向克洛弗说，“哦，你看……”

现在可不是他夸夸其谈的时候！“好吧，难怪它平静不下来，”克洛弗打断了他，“因为你指着它呢。好了，让我来吧。”

克洛弗也站到了椅子上面。“跳下来，野餐，来吧，好狗狗。”克洛弗哄着他。

野餐不再扑棱翅膀了。

“来呀……”克洛弗伸出双手。小狗往前蹭了蹭，跳进了她的怀里。它高兴地舔了舔她，然后扭动着跳下地，欢快地跑走了。野餐真是她见过的最可爱的小狗，可它根本不该被看见！

魔法小猫们都不再展示自己的本领了，珍奇躺在它们的箱子上面，除了耳朵和爪子是绿色的，其他地方都是白色的了。克洛弗差点儿没找到火蜥蜴，靠近了一些才发现，它们躲到阴影里去了，这对喜欢炎热的动物来说可不正常。也许它们也生病了，克洛弗想。

小仙马的情况也恶化了，它们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在箱子里。那些蕨类植物原本像大树一样，可现在小仙马变成巨人了。艾菊的头甚至伸到了箱子外面，正在舔门闩呢。白胡桃和毛茛面对面地挤来挤去，争夺着空间。橡子则干脆站在了盛水的碟子里，因为实在没地方可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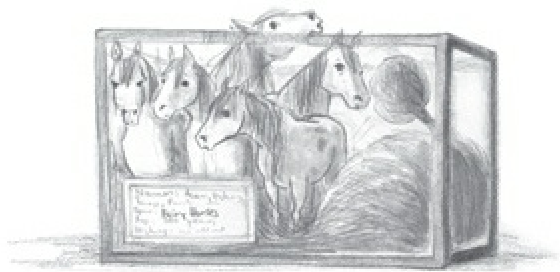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得把它们弄出来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可是放到哪儿呢？”奥利弗问。



“畜舍吧，我想。”克洛弗打开箱子，把艾菊放了出来，它现在比珍奇还重。“别干站着啊，帮帮忙。”克洛弗对奥利弗说道。

奥利弗收起魔法棒，笨拙地把毛茛放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毛茛龇了龇牙，咬了他的手。



“啊！”奥利弗叫着往后退，摇摇晃晃地撞到了克洛弗。

“当心！”克洛弗不高兴地说。幸亏她紧紧地抱住了艾菊，才没让它跑掉。

然而，奥利弗现在无法好好地抱住毛茛。这匹有斑点的小仙马跳出了他的胳膊，优雅地落在地上，因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地在屋里昂首阔步跑起来，还大声地嘶鸣着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奥利弗叫道。

“抓住它呀！”克洛弗说。

于是奥利弗站起来追毛茛。毛茛已经跑起来了，鬃毛像旗子般飘动着。小猫珍奇在一旁看着，觉得好玩极了。

这确实太可笑了，但感觉到艾菊越来越重，克洛弗喊道：“快点儿啊！”

奥利弗气哼哼地停下来说：“真的，这些动物真是太没规矩了！”

“那不是动物的错，是你的错！”克洛弗说。

奥利弗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克洛弗也觉得心情更糟了。这时，毛茛溜达过来，奥利弗总算搂住了它。“啊哈！”他得意地说着，把它拉了回来。

“很好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来吧。”

这些流失仙气的小仙马已经比珍奇重好多了。克洛弗把艾菊放到畜舍里时，累得胳膊都疼了。奥利弗也把毛茛放到了同一个围栏里，两匹

小仙马高兴起来，嗅着干草和桶，甩动着尾巴。

独角兽们就没这么开心了，它们看起来困惑不已，这也难怪，因为它们的独角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小了。而且，不仅是它们的独角发生了变化，身上的颜色也变了。它们原本是奶白色的，可现在皮毛上出现了各种图案：带斑点的奶油色，带斑块的浅栗色，就像艾玛的小马营里那些普通马一样。“奥利弗，药片根本没有效果啊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这真是非常令人费解。”他赞同道。

“还不只如此，”克洛弗说，“该找兽医了。你去把橡子和白胡桃抱过来，我去给纳什医生打电话。”



电话铃响了几次，克洛弗拨弄着项链坠，担心兽医又出诊了。珍奇在书桌上走来走去。

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克洛弗问。可是珍奇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甩动尾巴回答她，而是像普通猫咪一样喵喵叫着蜷成了一团。克洛弗抓了抓小猫的耳后，这时听筒里传来了留言机的声音。“我是内蒂·纳什，”一个粗粗的声音说，“我要么就是出诊了，要么就是——”

克洛弗正要挂断，听筒里咔嗒一声，传来一阵响亮的咩咩叫声。“嘘——南妮……你好？你的动物生了什么病？”

“纳什医生，我是魔法宠物领养处的克洛弗。药片没起作用，野餐显形了，小仙马变大了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它们正在失去自己的魔法。”

克洛弗呆住了，一个可怕的想法冒了出来：“它们会变成……变成……普通动物吗？”

“我不了解普通动物，不过看起来会吧。”纳什医生的声音不那么粗硬了，而是充满了担忧，她继续说道：“怎么说呢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

太让我意外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南妮也变了，估计也生病了。这一定是传染病。你用药粉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用吧，把它撒到动物身上，应该会有点儿用。当心它们会打喷嚏。我明天步行来一趟。放心吧，我会找到治疗方法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克洛弗振作起来。

“不过，你最好挂一个免疫隔离牌子。”

“免疫隔离？那是什么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你知道的，暂时关闭领养处，不让任何动物进出，清洁要格外小心。这种情况绝不能扩散，特别是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呢。”

克洛弗立刻犹豫起来：“真的？可是我……”

她说晚了，听筒里又传来咩咩大叫的声音，然后咔嗒一声，纳什医生挂断了电话。

“该怎么做牌子呢？我都不知道‘免疫隔离’怎么写。”克洛弗喃喃说着，倒进椅子里。

她可以去问奥利弗，他肯定知道。但是她不想问他。

不论“免疫隔离”怎么写，这都意味着领养处——她的领养处，暂时关闭了。





8 隔离！

克洛弗花了一整个下午给动物们喷撒药粉，还被动物们的喷嚏喷了个遍，包括火蜥蜴，她从来不知道，火蜥蜴也会打喷嚏。晚上，克洛弗躺在床上，凝视着她的回忆墙，那上面钉着的动物图片都是她曾经养过的宠物。在到领养处工作之前，她养过好多动物，当然都是普通动物，有一条金鱼、一只小狗、一只鸟儿。但它们不是丢了就是另选新家，她还从来没碰到过哪只宠物生病。可是现在，整个领养处里的动物都病了，包括小猫珍奇。如果珍奇病得越来越重怎么办？如果它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怎么办？

还有菲比。它还能从灰烬里重生吗？如果不能，它会不会就这样死掉？

克洛弗满脑子都是问题，而且觉得浑身发烫、刺痛，好像是因为沾上了强效增魔药粉。就连开窗吹风也没觉得好一点儿。她整晚翻来覆去，一直梦见领养处。



天一亮，克洛弗就起床出门，直奔伍德森林，沿着小径跑向领养处，希望兽医的再次到访能帮她减轻些愁绪。

但是，当她到达领养处时，兽医还没来，等在门口的是两个顾客。

她以为是两个人，可走近一看，才发现那儿除了两个普通身材的人，还有两个特别特别小的人，还长着翅膀——是两个小精灵！其中一个小精灵正在写着“免疫隔离”的牌子前面盘旋。

“动物止步！”那个小精灵的声音很低，这和克洛弗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“太荒谬了！”

小精灵只有大拇指那么大，周身闪着微光，因为他的翅膀正在飞速地扇动着。这个小精灵显然不是让人欣喜地许愿或是帮人矫正牙齿的那种，他穿着一件衬衫，一扣到底，还打着一条微型领带。

“啊，爸爸，那我们就得再留它们一阵子了。”另一个小精灵细声细气地说道。他站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上，怀里抱着一个邮票大小的盒子。他的衣着打扮也不像小精灵：条纹衬衫，短裤，小小的棒球帽里钻出金色的头发。



从衣着来看，另外两个普通身材的人显然是巫师，他们也被免疫隔离的牌子搞得心烦意乱。“我真想让你见见他，施特利。他真是太太太可爱了！”

另一个巫师，应该就叫施特利吧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没关系的，萨比，我的确很想看看那些动物，不过我已经行将就木，没办法领养像你的小暴那么可爱的宠物了。”

萨比？小暴？这一定就是领养了暴风雪的那个女巫师。她叫什么来着？“萨拜因。”克洛弗想起来了。

他们转过身来。那确实是萨拜因，奥利弗帮她领养了宠物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，这次上面的图案是蜘蛛网，手里还拿着一瓶柠檬水。她的朋友施特利看起来就像她的双胞胎姐姐，也穿着同样的外套。不过她的头发不是黑里带紫，而是紫里带黑。

萨拜因上下打量着克洛弗：“你也在这儿工作吗？给奥利弗帮忙？”

“其实是奥利弗给我帮忙。我已经在这儿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哦！”萨拜因说，“那你真是太太太幸运了！他很很很聪明啊！我敢打赌，他一定也觉得你身上的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是蜘蛛丝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身上没有亮晶晶的东西。”克洛弗迷糊了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要是你也很迷恋他，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萨拜因说。

“我才不迷恋他！”克洛弗说。

萨拜因继续喋喋不休：“那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牌子什么意思？动物们病了吗？奥利呢？他也病了？”

克洛弗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好，因为我给他带了些柠檬水。”

“很抱歉，领养处关闭了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”

“可是我们必须把老鼠留在这儿。”那位精灵父亲插嘴道。

克洛弗几乎把两个小精灵给忘了！“抱歉，您是……”她说。

“飞扬摩尔，莫里·飞扬摩尔。”精灵父亲说。

“我是弗朗西斯。”那个精灵男孩说，“我的迷你鼠生了一窝小鼠。”

克洛弗，还有施特利和萨拜因，一起跪下来，朝男孩抱着的小盒子里看了一眼。



“哇哦——”施特利叫了起来。克洛弗也差点儿叫出声。盒子里有三只极小的小老鼠，只有豌豆那么大，小得连它们的胡子都看不清。小仙鼠！她从来不知道，小精灵的宠物除了小仙马，竟然还有别的动物。但是，当然是有的！她想起了盥洗室里的那些给迷你鼠用的肥皂。领养处里一定曾经接收过小仙鼠。

“爸爸说，我不能养它们。”

“我们确实不能养。我们明天就要搬家了，新家的房子更小。”莫里飞到克洛弗面前，双臂环抱，“你得帮帮忙。”

“很抱歉，不行。”克洛弗说，又礼貌地转向两个女巫师，“还有你们，萨拜因和施特利。也许你们可以过几天再来？”

“我们这几天就要出发了！”莫里叫道，“那我们就只好把它们放到伍德森林里去了。”

“不要，求你了，爸爸！”弗朗西斯哭喊道，“要是大甲虫发现它们怎么办……”

“我把它们带走怎么样？”施特利插进来说，“它们超级可爱。我是说，我今天原本是想领养宠物的。”

“这绝对是个超级棒的主意！”萨拜因说，“对了，我们得让它们和

小暴离得远一点儿，不过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你真的想要它们？”弗朗西斯问。

“哦，是的！”施特利说。

“这样可以吗，克洛弗？”萨拜因问。

克洛弗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或者说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说话。她没有接收这些迷你鼠，应该不算领养处的领养业务吧？“呃……”

莫里替她做了决定。“当然可以！年轻的女巫们，你们能领养这些小老鼠，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”他转过身，瞪着克洛弗，“哼，这不是我所期待的领养处。我听说在这儿工作的那个不会魔法的女孩挺好的。但我必须得说，这儿让人失望透顶。”他说着就从儿子手里拿过盒子，递给施特利，催着她走，并且和弗朗西斯一起解释起迷你鼠的照料方法来。克洛弗感觉糟糕极了。

“别沮丧，”萨拜因落后几步说，“小精灵常常这样言行乖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以为小精灵不会——”

“嗯，我妈妈常说，闪亮耀目会掩盖住真实的内在。”克洛弗正要点头，萨拜因却接着说，“但奥利弗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他一点儿都不炫耀，而是，就像一位真正的专家。他真是太太太棒了！对了，你能把这个给他吗？”她把手里的柠檬水递给克洛弗，然后一甩头发，也踏上小径走了。

克洛弗背起包，正要进门，就看见小径上又走来两个人，他们结实健壮，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。又来顾客了？她郁闷地想，她真得去照顾动物们了。但是，当她看清独轮车里面装的是什么时，却忍不住兴奋起来。一个独轮车是空的，另一个里面装满了水，而在水里面坐着的是……

美人鱼！

她的尾巴垂下了独轮车，是蓝绿色的，头发也是，她的手上、脖子

上还有耳朵上，都戴着贝壳做的首饰。

“你好，你是果酱吗？尼普顿在这儿吗？一个渔民告诉我它在这儿。”美人鱼气息微弱地说道。她用一条湿毛巾盖在额头上，来到了台阶前面。她嘴唇干裂，两颊发红。“我从很远的地方来。”

“我不是果酱先生，不过我在这儿工作。我叫克洛弗。是的，尼普顿在这儿，它两天前来的，不过——”

美人鱼没让她说下去。“哦！感谢七大洋！”她急切地说，“我实在太担心它了。我叫梅格。”

“梅格公主。”推车的车夫傲慢地补充道。

“你是公主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是的，”梅格说，“但我们海公主和陆地上的公主不同。唉，听说她们对待自己的宠物可糟了。她们在乎的不过是跟朋友攀比罢了。你呢，不是公主吧？”

“我？我当然不是……”

“哦，”梅格说，“也许是因为你身上太亮了吧……好像用了魅力闪亮术。”

克洛弗摇了摇头：怎么人人都议论起自己的外表来了？“我不是公主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只是个普通女孩，在这儿当志愿者……”

“那就是因为灯光了，”美人鱼说，“我很不习惯这个，你知道的。好吧，你不是公主这很好。我是绝不放心让陆地公主照顾宠物的。我愿意为尼普顿做任何事。至于怎么把它丢了，是这样的。我找到了一片海草，尼普顿最喜欢在这种地方玩。它太兴奋了，我就解开了它的绳子。这时一头鲸游了过来，尼普顿受了惊吓，就游走了。我一听说它在这儿就马上来了，只是安排交通总是困难重重。”



“恐怕——”克洛弗说。

“如果需要，车夫可以推我进去。我等不及要见见尼普顿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能进去。”克洛弗说。

美人鱼扬起了尾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领养处正在隔离期。”克洛弗指了指牌子，“所有的动物都病了，包括你的宠物在内。”

美人鱼的尾巴开始颤抖：“尼普顿病了？我必须马上见它！”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我，我不能让你进去……”克洛弗说。梅格显然很爱她的宠物，克洛弗不希望她看到尼普顿病得很严重的样子，梅格可能觉得那根本不是尼普顿。

眼泪从美人鱼的眼睛中涌了出来，但那和克洛弗的眼泪不一样，那是珍珠泪！“这不公平，尼普顿是我的宠物，你却可以进去看它！”珍珠泪滚落到地上，在小径上跳动。

“这是两回事。我……我在这儿工作……”

“而我是它的主人。我想看看它，求你了。”梅格抽抽搭搭地说。

“我真的不能……”

“你是在和海公主讲话，”车夫说，“她的命令你必须执行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梅格抽泣着，“求你了，可以吗？”

“明天！”克洛弗冲口而出，“明天再来。尼普顿明天就会好多了，我保证！”

承诺像小鸟一样从她嘴里飞了出来，再也收不回去了。她的脸上火烧火燎的，真希望能像美人鱼一样用湿毛巾擦一擦，或是沉进大海里去。但是她有的只是又热又刺的感觉：她许下承诺，却还不知道要怎样兑现，尽管这样能让美人鱼安心些。

梅格吸着鼻子，不哭了。“明天，”她点点头说，“明天我再来。”

就这样，她抽噎着挥手，和车夫一起走了，离开阳光下的领养处，回到浓荫密布的伍德森林，身后留下了一串串珍珠泪。





9

灰烬……

克洛弗最后总算打开了领养处的门，奥利弗正在等她。“给你，”她把那瓶柠檬水往他手里一塞，“萨拜因给你的。”

奥利弗拿着瓶子，连声谢谢也没说，而是说：“强效增魔药粉不管用，动物们变得非常……非常……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普通。”

奥利弗说的没错。在小型动物室里，小猫们喵喵叫着滚作一团，不再用尾巴站着了，也不再翻筋斗或是放出电火花了。火蜥蜴躺在装水的碟子里，想要降低一点儿体温。在畜舍里，独角兽变得五颜六色的，独角完全消失了。

但是克洛弗没法儿更仔细地查看每一只动物，因为她得先解决小仙

马的问题。这些小仙马已经完全不是“仙”的体型了，不能再挤在同一个围栏里。克洛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围栏。奥利弗本来想帮忙，但总是添乱，于是克洛弗让他用那个健康疗愈棒给火蜥蜴变一些冰块出来，火蜥蜴箱子里的温度已经不合适了。竟然因为太热了而要降温，这真是头一回。而这时，克洛弗安顿好了小仙马，就去看尼普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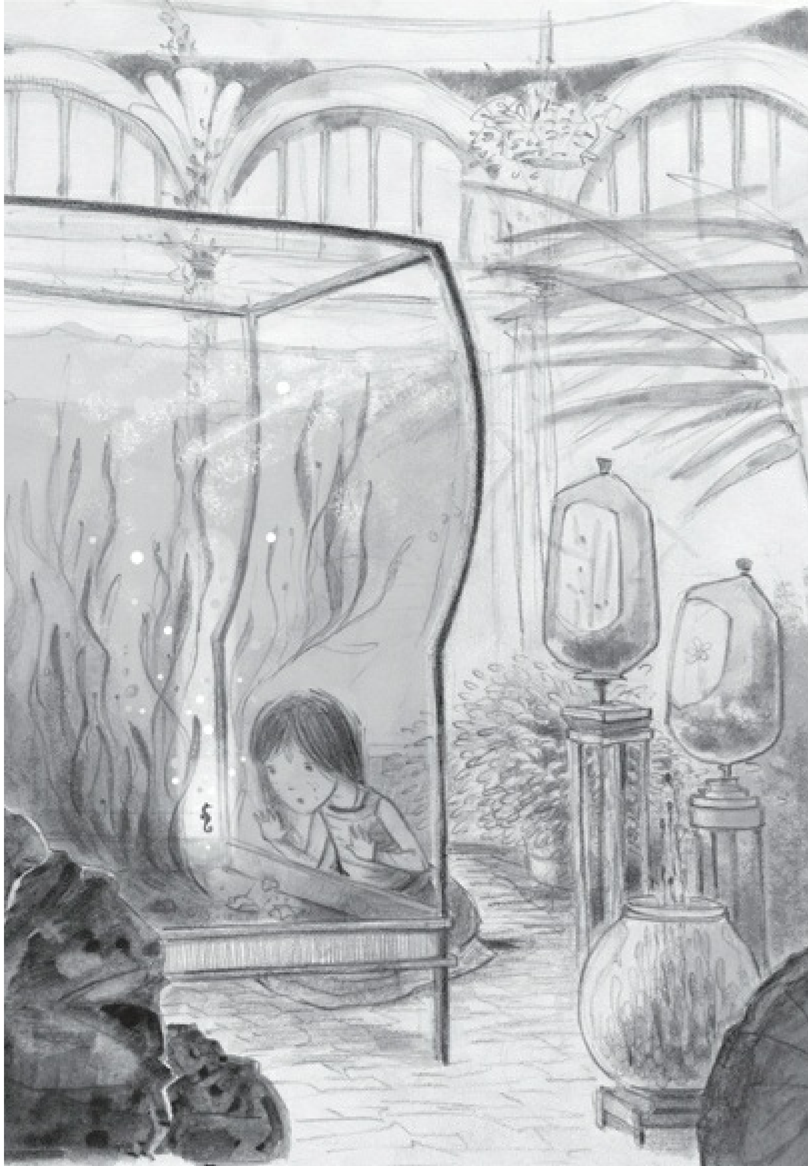
大箱子里空空如也。哦不，克洛弗想，它消失了！

然后……有什么东西在箱子底微微动了一下，吸引了她的目光。她跪下来，这才看见巴掌大小的海马，它正像家用水族箱里的普通海马似的，躲在一丛水草里向外看。克洛弗透过玻璃细看，只见尼普顿那双绿色的眼睛仍然没变，仅此而已。她扬起手上挥，尼普顿却漂走了——它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些指令。

克洛弗肯定没办法向梅格兑现诺言了。她得跟纳什医生说一说。

克洛弗飞快地跑向了前屋。

奥利弗正在那儿，一只手挥动着魔法棒，一只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。他头发乱糟糟地立着，嘴里咕哝着各种各样的咒语。



“我还以为你在做冰块呢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我做不了了，”奥利弗回答道，“不管是健康疗愈棒还是烹调专用棒都失效了，甚至我的折叠衣服棒也是。”

“现在可不是叠衣服的时候！”克洛弗生气地说，“忘掉你的魔法棒吧，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。尼普顿变成了普通海马，独角兽变成了普通马驹，你有没有去检查菲比的灰烬？”

奥利弗摇摇头。

“好吧，你最好赶快去看看。我去给纳什医生打电话。怎么这么久了她还没来？”

话筒另一边的铃声响啊响啊响啊，没人接听，也没有自动转接留言机。

克洛弗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又试一次。

铃声又响起来了，响啊响啊，咔嗒，有人接起了电话。“你好？”克洛弗说。

话筒里没有人回答，却传来一阵嘶哑的咳嗽声。

“纳什医生，是你吗？”

还是没有回答，只有不断的咳嗽声，然后电话就断了。

那是纳什医生吗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糟糕！她怎么了？也生病了吗？事已至此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既然兽医不能来，那么她只好去找兽医。克洛弗拿起桌上的名片，又看了一遍兽医的地址：



山坡医院

伍德森林，境外之地前

她在分岔路那里见到过“境外之地”的指示牌，如果只是境外之地前面一点儿，那应该也不会太远。

她赶忙跑向假山洞，把这件事告诉奥利弗。

奥利弗正站在凤凰巢的前面，各种魔法棒像树枝似的撒了一地。他

手里拿着最后一根猛烈挥动着，嘴里念叨着奇怪的词语。他转向克洛弗，眼神狂乱："灰烬几乎要熄灭了！吹也不顶用！我的魔法棒全失效了，这太糟糕了，真的太糟糕了。"

"让我看看。"克洛弗说。

奥利弗说的没错，灰烬没有变得更明亮，而是正相反，更晦暗了。仅剩的一点儿亮光在灰烬中央微弱地闪着，就像渐渐熄灭的火在垂死挣扎。

在此之前，这些灰烬会放射出热量，可现在变得冷冷的。克洛弗伸出手指，轻轻地摸了摸那堆灰色的灰。有一瞬间，灰烬里似乎冒出了一点儿新的火星——难道，是从她手指上冒出来的？她缩回手，火星也不见了，正中央的灰烬闪了闪。她的心跳加快了，凑上前去轻轻吹了吹。

可是灰烬没有变得更亮，仅有的亮光又闪了几下，然后……消失了。

只有灰烬，晦暗、冰冷、没有生命的迹象。

"看看你干了什么！"奥利弗叫道。

"我？不是我！"克洛弗也叫起来。

"你是对的，"奥利弗说，"我本来应该想出办法的。我哥哥就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，他总是能立刻知道前因后果。要是他在就能治好这怪病了。不知道果酱先生还会不会让我在这儿待下去……"

"谁在乎这些？你在乎的应该是动物们。你为动物们考虑过吗？考虑过菲比吗？想过它吗？"

"我……我当然在乎它们！"奥利弗说，"我一直在试着——"他举起了魔法棒。

"你和你的书、魔法棒、咒语、文物来这儿之前，一切都好好的。这全都是你的错。是你把疾病带进领养处的。"克洛弗这么说着，觉得自己肯定没错。



“我只是想要帮忙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但是你却不想让我帮忙，你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！”

克洛弗一下子怒火中烧，胃里翻腾起来，心脏也好像疯了似的狂跳着。

“我觉得我什么都知道？我？是你一直在说自己是多么厉害的专家！专家，专家，你的专长只不过是……只不过是当个专家罢了！你惹人厌烦，骄傲自大，百无一用！我希望……我希望你赶快离开这儿！”

“好！”奥利弗说，“我也不想再待在这儿了！尤其是不想跟你在一

起！”

他收拾起魔法棒，推了推眼镜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





10

被诅咒的古董

这下好了！克洛弗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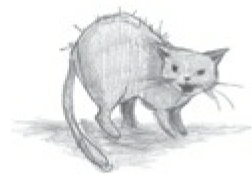
她不需要奥利弗，她需要的是纳什医生。

我要让岗普照看领养处，他再怎么样也比奥利弗干得好。

克洛弗把动物们检查了一遍，确保它们吃饱了、很安全，然后把纳什医生的名片装进了口袋。她仍然能听到奥利弗在楼上打包行李的声音，可是她不想去道别。没什么别的话好说了。现在重要的是菲比和其他动物。

她径直往外走去，差点儿被珍奇绊倒。

她的小猫抬头看了看，发出咝咝的声音。



“珍奇，是我呀。”她说着，弯下腰想摸摸它。

可是小猫又咝咝叫起来，跳着跑开了。

克洛弗小心地绕过草地上的那些珍珠泪（回头得把它们扫一扫），在大门前停了一会儿，告诉岗普她要去哪儿。

岗普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。

“我不能让奥利弗守着这里，因为他就要走了。”岗普还是那副表情。

“这不是我的错。他自己想要离开。”

岗普还是一动不动。

“照看好领养处，好吗？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。”

关上大门的时候，克洛弗又看了看岗普。他没有眨眼睛，一下也没有。



空气清爽，秋天就要来了。伍德森林里，小树枝和草丛在克洛弗脚下咔吧咔吧地响着，像是噼噼啪啪燃烧的火苗。然而，这是仅有的声音。小鸟、松鼠还有金花鼠都哪儿去了？这是她自己的想象，还是那些小动物都躲着她？

她来到了岔路口的那棵大树前。

写着“境外之地”的牌子指向上方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她绕到大树背后，找到了一条小路——弯弯曲曲的，很窄，一定就是这条路了。她走了上去。也许“指向上方”并没有错，因为小路几乎没有缓冲，是直接向上爬升的。

这是个陡坡，一会儿向左、一会儿向右地呈之字形往上。当然，她并不想一路走到境外之地去，只想到“前面一点儿”就够了。可是怎样才能知道她有没有到呢？



很快她就有了答案。她越往上爬，树木就越来越矮小，脚下的路也越来越陡峭。这时她看见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已经接近境外之地。

太好了。克洛弗想。她觉得特别热。

她继续走，一直走，直到树不见了，只有岩石和苔藓。

大石头上又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即将抵达境外之地。

她停下来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然后继续向上爬啊爬啊，爬上了山坡上的一条小路。难怪纳什医生需要南妮，克洛弗想。

终于，她一直期待看到的字样映入眼帘：境外之地前。那是一张海报，贴在路中央凸出来的石头上。

到了！但是这儿只是悬崖峭壁，并没有医院哪！她叹了口气，靠在了石头上。

哗啦！

克洛弗跳了起来。峭壁里面的一扇门打开了，她这才发现刚才自己没看到门上有一行小字：山坡医院。

在这行小字下面，还写着：请在垫子上擦干净掌、爪或蹄。

门下面确实有一张垫子，黑得和石头一样。

克洛弗小心地把门推开些，然后蹭了蹭脚，走了进去。

这里不是又小又黑的小石缝，而是又大又亮的大山洞，由挂在洞顶的巨型萤火虫提供照明。

门边有一条石凳，靠背上刻着“宠物健康，兽医开心”。旁边的一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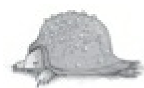
小桌子上放着一些小册子，和领养处的那些很像，不过这些都是关于如何让魔法动物保持健康的宣传册，比如《独角兽的角保健》《有鳞动物的禁食食品》。屋子中央有一张更大些的桌子，兽医的器械整齐地摆在一侧。克洛弗认出了听诊器和魔力计，其他的就不认识了。



尽管这些器械看起来很有趣，但引起克洛弗注意的是动物。



屋子里回荡着叽叽喳喳的声音、呜呜嚎叫的声音。这也难怪，山洞的洞壁上凿出了一圈笼子、围栏，只有几个空着，大部分里面都有动物：有猫头鹰、蝙蝠和乌鸦，有些脚上套着管套，还有些羽毛有着不寻常的颜色。有一只猫头鹰像燕子一样吱吱地叫着。箱子里有一只没有疙瘩的蟾蜍，笼子里还有一只长着狗尾巴的小猫。在最大的一个围栏里有一匹马——不是普通的马，它长有翅膀，羽毛像流动的金水，其中一只翅膀上打着绷带。



在检查台下面的地上，有一只克洛弗闻所未闻的动物——那是一只巨大的乌龟，整个龟壳上覆盖着闪闪发亮的宝石。如果它也受伤了，还真看不出伤在哪里。克洛弗没有看到石山羊南妮，也许它也被免疫隔离了。



“纳什医生？”克洛弗喊道，“纳什医生，你在哪儿？”没有人回答。

“纳什医生？”

山洞深处传来咳嗽声，和克洛弗在电话里听到的一样。她连忙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过

去："纳什医生？"

屋子尽里面的门半开着，咳嗽声不停地响起。克洛弗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往里看。

那里有一张石头床，堆着枕头，纳什医生就靠在上面。至少，克洛弗觉得那是纳什医生，因为她的模样变了很多。

纳什医生更高了，头发不再是绿色的了，而是变成了棕色——嗯，有一半变了。她的鼻子也不再是圆圆的了，而是变直了。她不像洞穴巨人了，而是像个普通人。不过，她一看到克洛弗就扬起一边眉毛，于是克洛弗知道，这肯定是纳什医生没错了。

"纳什医生！你……你也病了？"

兽医张了张嘴想回答，但是话没出口就一阵咳嗽。"哦，不！"克洛弗叫道，"纳什医生，你不能生病！我需要你的帮助，领养处也需要你的帮助！动物们的情况更糟了。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试试？也许你的某种配方药可以？"

兽医微弱地摇摇头，用颤抖的手指了指克洛弗。

"我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"

但是纳什医生仍然指着克洛弗，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也许她指的不是我，克洛弗想。而在她背后，是一整个山洞的动物。"哦，你是不是担心你的病人？我会照顾好它们的。"

兽医急得乱挥手，但这样剧烈的动作只能加重她的咳嗽。

"你休息吧，纳什医生。我去看看你的动物们，然后就要走了。我会想出办法的。我能办得到。你好好休息。"她说着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她先去看了那匹长翅膀的马。马的翅膀还在，这是个好现象。如果它要变成普通马，翅膀会消失的，羽毛也会，克洛弗想。

那匹马轻轻地吸了吸鼻子。"好了，好了，"克洛弗说，"没事的。

如果纳什医生不能照顾你们，我会的。”克洛弗小心地伸出手，想摸摸它那只好的翅膀。

可她的手指一碰到那金色的羽毛，可怕的事就发生了。她的指尖迸出了火花，马立刻嘶鸣起来。她踉跄着往后退，站住了之后，一下子睁大了眼睛。马翅膀上的羽毛纷纷飘落，仿佛下了一场金色的雪，而且没落到地上就化了。她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羽毛掉落，那双翅膀就这样在她眼前消失了！

克洛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连后退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她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她被绊倒了。她想撑着地坐起来，手指划过了那只乌龟的龟壳，那些红宝石、绿宝石和钻石立刻掉到了地上，像一股烟似的不见了，就像那匹飞马的金羽毛一样。

乌龟轻轻地咕哝了一声，那双快要被皱纹埋起来的眼睛似乎在看克洛弗。

克洛弗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”这时，她看到乌龟光滑的龟壳上反射着什么东西，闪闪发光。



她凑近去看——那是她，克洛弗！

她的头发闪耀着独角兽鬃毛般的光芒，她的雀斑像海马的鳞片般熠熠生辉，她的眼睛绚丽夺目，像凤凰身上的火光，还有她的手——她的手也在发光！

突然，她想起来了……那些对她外表的评论，那些睡不着的夜晚……还有菲比的灰烬，她摸了一下……

纳什医生指着的不是动物。

纳什医生指着的是她，克洛弗！



她触摸过所有的动物，包括南妮，她帮兽医牵回了石山羊。她也握过纳什医生的手！还有奥利弗，他帮忙挪动小仙马时，撞到了她身上……

克洛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确实是她让一切都变得普通平凡了。而当他们变得普通平凡之后，她自己却有了魔力！

她试着回忆，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怪异的。的确，她觉得自己变得不一样了，那是从……从她进入奥利弗的房间开始。从她戴上那条项链开始！

她连忙抓住项链，把项链坠从衣服里面拽了出来。它正疯狂地发着光，就像她的手指一样。可那亮光并不美丽，而是凶险不祥，犹如一块灼热的炭。

它不是被人误放进箱子底的项链，而是一件古董，被诅咒了的古董！

克洛弗试着打开环扣，但它还是紧紧闭合着，再试，还是打不开。金属滚烫滚烫的，到底是她的指尖在发热，还是环扣本身在发热，她无从得知。她把项链转了转，想看清环扣——它现在不是打不开，而是已经焊死了。

没办法摘掉项链了。

克洛弗惊恐不已，猛拉硬拽起来。如果不能摘掉项链，那么她只要触碰魔法动物，就会削弱它们的魔力。她搞砸了一切，她被诅咒了。

这都是她的错。要是不碰奥利弗的东西就好了！她嫉妒奥利弗——是的，嫉妒，可现在她才明白。她不想成为奥利弗，她只想做她自己！

靠感受，不靠咒语，那才是她克洛弗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：没办法摘

掉项链，并不意味着没有别的办法可想。

她得马上回领养处。“我现在明白了，纳什医生！”她站起来喊道，“我知道导致怪病的原因了。别担心，我去找人帮忙！”

此时此刻，只有一个人能帮她。只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是这类事情的专家。

她需要奥利弗。





11 请你别走

克洛弗往回飞奔着，经过了“即将抵达境外之地”和“已经接近境外之地”的牌子，跑过了岔路口的那棵大树，跑上了通往领养处的小径。她这样跑着的时候，能感觉到项链的热量正在向自己的身体里面扩散。项链造成的坏影响，他们还能补救吗？动物们还能痊愈如初吗？她还能是她自己吗？

“拜托，拜托，奥利弗不要走。”她小声念叨着。

可是他不在前屋，不在小型动物室，也不在畜舍。克洛弗冲上塔楼，他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
蛋形的枕头、带有蛋图案的毯子，全都不见了。书桌上的书、纸张

和搁魔法棒的架子也没了。就连镇纸也不见踪影。奥利弗已经带着全部行李走了，她来晚了。

可是，如果奥利弗带走了所有东西，那么他的行李箱一定很沉……魔法棒失效了，魔法也帮不了他。他走不了太远，也许还能追得上？

这时，克洛弗听见了一阵吠叫声。

野餐正在大声叫唤着。肯定不是有顾客来，因为免疫隔离，她锁上了前门。而且声音也不是从前面传来的，而是来自畜舍。

让野餐大声吠叫的原因千千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克洛弗的内心立刻就明白了，她连忙冲下楼去。

奥利弗坐在畜舍紧里面的干草堆上，两只手抱着头，行李放在一旁。野餐看到克洛弗，又叫了起来，然后又转向奥利弗，舔了舔他的脸。



克洛弗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

“你还在这儿！”

奥利弗没有抬头看她，只是咕哝着：“我就要走了……从后门走。”

“哦，不，请你别走！”克洛弗说。

“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我……我知道……”克洛弗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……我那时心烦意乱的。好吧，我不是我自己了。”她指了指那条项链，她已经把它从衣服里面拽了出来，项链坠仍然在疯狂地闪着光。“你看，奥利弗。”

他没看，只是继续嘀咕：“我会走的。我知道我会的。我也许是个研究魔法动物的专家，可是真和魔法动物相处起来，我却是个门外汉。我相信这就是果酱先生让我留在这儿的原因，这样我就能积累些实际经验了。我哥哥和动物们在一起就没有任何问题。他，正如我们父母所说的，是自然天成的。你和他一样，但我却不是这样。”

克洛弗简直不敢相信。“这么说……你不是来这儿接替我的？在暑假结束后？”她磕磕绊绊地说道。

“接替？我都不会喂独角兽。”奥利弗更沮丧了。

一阵长久的沉默。野餐哼哼唧唧地用鼻子拱了拱奥利弗的腿，可奥利弗一动不动。克洛弗摇了摇头：奥利弗竟然嫉妒她，可她一直在嫉妒奥利弗啊。她完全没想过这一点。

“你错了，”克洛弗轻声说，“李子就很喜欢你的肉桂燕麦粥。”

奥利弗看着她，笑了。他的手掌红红的，湿湿的。“真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克洛弗清清嗓子说，“但李子不是原来的李子了，其他动物也全都变了样子。我也不是我自己了。听着，我刚才去找纳什医生时，碰了一些动物，它们立刻就病了。是我让它们生病的，或者说，是这个东西。”

她举起了那个发光的项链坠。

奥利弗睁大了眼睛：“这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好吧，那它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“你记得我曾去过你的房间吗？你和果酱先生看见我了。这东西在你哥哥寄给你的盒子里，我把它拿走了。”

“你拿走了我的东西？”奥利弗说。

“它藏在盒子底的夹缝里，我以为它不重要，我以为它是误放在盒

子里的。”克洛弗停了下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反正……是我拿了它。我真的很抱歉……”



“抱歉？”奥利弗凑近了一些，仔细看着那条项链，“可它真的很迷人！”

“可是，奥利弗，它摘不下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奥利弗皱起眉头。

“这环扣锁死了，动物们就是因为这个项链坠才生病的。它是什么东西？是从哪儿来的？它是怎么影响动物的？一定有某本书能告诉我

们……”

“我肯定，有这么一本书，”奥利弗说着，推了推眼镜，“这正是我能处理的。”





12

月光与龙

没过多久，奥利弗就在《魔法动物百科全书（第4卷）》中找到了“太阳精灵”的词条，而克洛弗坐在沙发上，小心地不触摸任何东西。

“太阳精灵也被称为‘变异太阳怪’，”奥利弗念道，“它们数量稀少，品种难以捉摸，使用的是一种渗透性魔法……”他停下来，解释道，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它们吸收其他东西的魔力。它们生来几乎是隐形的，收集和提炼阳光来制作符咒，就像你戴着的那个一样。符咒吸收魔力，然后给这些太阳精灵提供能量。明白了？”

他给克洛弗看了看词条旁边的插图，上面画着太阳精灵变形的过程。

小精灵不过指甲盖大小，像灰尘一样黯淡无光，闪着强光的光球则很难看出具体身形，只能看到锋利的牙齿和尖尖的翅膀。光球身上挂着一枚符咒，放射出太阳般的光芒。



“符咒一旦佩戴，就要直至生命终结。”奥利弗继续念道。

“不！”克洛弗强忍着内心深处的惊恐，“我们该怎么把它摘下来呢？怎么把那些魔力还给动物们呢？”

奥利弗又查找了好半天，终于查到了修复太阳精灵影响的办法。

“这上面有个办法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不太确定我们有没有这些必需品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？快告诉我！”

“你需要用一种特别稀有的东西沐浴——月光，蓝月的月光。”

“蓝月光！”克洛弗叫道，“哦，奥利弗，我们真的有！你记得吗？在储藏室里。你跟我大讲特讲的时候我们正在……嗯，我正在给独角兽制作擦角用的擦洗剂。”

“是啊，我确实大讲特讲来着，是吧？”

“没错，”克洛弗的声音里满是笑意，“大讲特讲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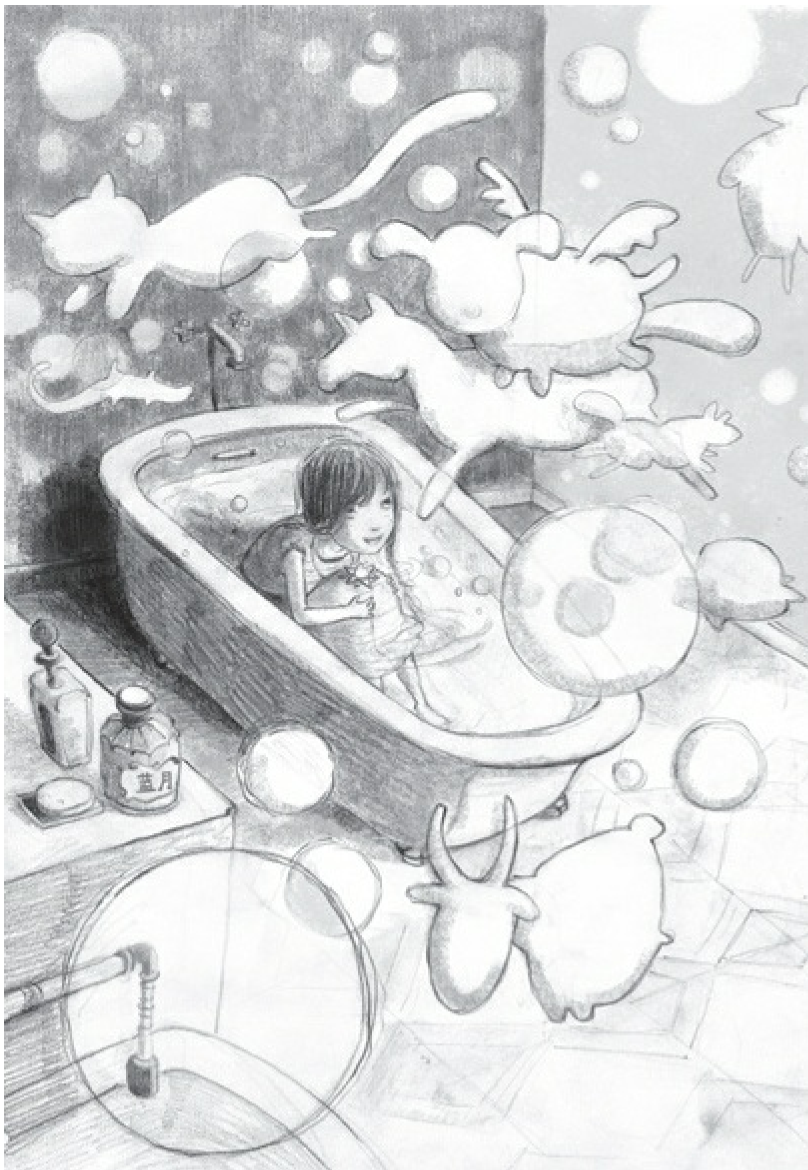
蓝月光只有一瓶，但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。

奥利弗和克洛弗往盥洗室的大浴缸里灌满了温水，然后滴进了几滴蓝月光。它闪着银色的光晕，让屋子里充满了夏季夜晚的气味。

克洛弗迈进浴缸的时候屏住了呼吸。她戴着项链，没脱衣服——她以前还从没有穿着衣服洗过澡呢，在月光里洗澡更是前所未有。

会有效吗？真希望能有效啊……

项链一没入水中，水就立刻开始旋转，咝咝作响地打着旋儿，发出火星迸溅般噼噼啪啪的声音。奥利弗向后退了几步，克洛弗则惊奇地看着浴缸中飘出了泡泡。那些泡泡太特别了，每一个都是魔法动物的模样！小狗形状的泡泡，小猫形状的泡泡，独角兽形状的泡泡……简直就是一座动物乐园！甚至还有一个洞穴巨人形状的泡泡！



泡泡爆开时，发出了炫目的亮光，就像没有声音的烟花一样。最后一个泡泡，也是最明亮的一个，金红相间，是一只鸟儿的形状。当它爆

开之后，噼噼啪啪的声音便消失了，浴缸里的水完全平静了下来。

克洛弗也平静了下来。她的手不再觉得刺痛，脸颊也不再觉得灼热。她感到平和清爽。蓝月光真的起作用了！

她看了看那条项链，太阳项链坠——邪恶的符咒消失了。它彻彻底底地化掉了，只留下了一条链子。环扣很容易就打开了，从她的脖子上滑了下来，掉进了水里。

奥利弗拿了一件自己的袍子给克洛弗，还拿来了一根魔法棒。“让我们看看起效了没有。”说着他一挥魔法棒，袍子就整齐地叠好，摆在浴缸旁干净的地上。“我的魔法回来了。”他高兴地咧开嘴笑了。

克洛弗也笑了，但她可不想鼓励奥利弗继续表演，于是就把他请出盥洗室，自己好换上干衣服。尽管穿的是巫师袍（和裙子有点儿像），她也感到了久未体验过的正常、普通、没有魔法——像她自己。

那么动物们怎么样了？



动物们也变得正常了——魔法动物应有的正常。

珍奇变回了绿色，野餐隐形了，小猫们又能放电、飘浮、翻筋斗了。火蜥蜴发烫，独角兽欢腾，展示着它们奶白色的独角（克洛弗注意到它们的角闪闪发亮，好像刚刚被擦洗过似的）。小仙马在围栏里撒着欢儿地奔跑，谢天谢地，一匹也没跑丢——它们现在只要从围栏的木条缝钻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呢。克洛弗和奥利弗把它们抱起来，放回了箱子里。尼普顿变回了原来的个头，把项圈衔在嘴里，显然很想把它重新戴在脖子上。它可真聪明！



“你可以做到的，”克洛弗对奥利弗说，“它真的很好照顾。”于是，

奥利弗爬上梯子，对海马做了个手势，尼普顿便姿态完美地浮上了水面。奥利弗笨拙地试了好几次，终于把项圈戴到了海马的脖子上。

克洛弗笑了。这下，等梅格明天来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兑现诺言了。她还得给普鲁登斯和汉弗莱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野餐没事了。

“菲比呢？”她大声说道。

克洛弗和奥利弗立刻冲向了假山洞。

克洛弗的心猛地一沉：太阳中间的凤凰巢里，灰烬仍然黯淡无光，这给他们的快乐笼罩上了一层阴影。

“都是我的错……”克洛弗说。

“这不怪你，”奥利弗说，“应该怪我。因为我，那条项链才出现在这儿的。”

克洛弗紧紧地闭着眼，努力地不哭出来。

这时，他们听见了一声轻轻的鸣叫。

奥利弗摇晃着克洛弗的胳膊：“快看！”

克洛弗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看到了最非凡动人的一幕。

在黯淡的灰烬中，一只小小的鸟儿抬起了头，它的翅膀金红相间，像太阳一样，它的尾巴像火焰，它的眼睛像燃烧的炭火。

菲比——小菲比，诞生了！

他们放干了盥洗室浴缸里的水。“这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克洛弗指了指项链的链子。



“把它扔掉就可以，”奥利弗说，“它已经没有危险了。不过我更想把它寄回给我哥哥。我会给他写个纸条，让他下次给人寄东西时当心点儿。如果他好好做了研究，就会知道这东西有多危险。”

克洛弗同意了。

于是，奥利弗把链子包了起来，而克洛弗则给纳什医生打了电话。这回，她听见兽医恢复了原先粗粗的声音，她高兴不已。

石山羊南妮、长翅膀的马，还有那只乌龟也都没事了，这让她开心极了。纳什医生说她一觉醒来变成了普通人，就连声音都变了，根本没法儿正常讲话。“那时我就明白，这不是什么怪病，而是诅咒。但是你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告诉你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找到办法了。”克洛弗说，“其实还有奥利弗，我们一起找到办法的。”

“一起，对吗？”纳什医生说，“我一点儿也不惊讶。就像我说的，两个总比一个好。”

“哦，”克洛弗想起了兽医上次离开时说过的话，“哦！”

原来，那句话是这个意思！



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克洛弗打算回家了。这时她想起了岗普。

可怜的岗普！

她也摸了他一下，他是不是也失去魔力了？他现在恢复了吗？

“对不起，岗普，”克洛弗说，“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岗普的胡子没有动，一下都没动！

“他还好吗？”克洛弗问奥利弗。

“我来看看。”奥利弗说着，转向小地精，问道：“格拉克，咕噜？注”

“格里克，格罗格罗。”岗普回答。

“他说他很高兴看到你又恢复原样了。”

克洛弗不可置信地说：“他会说话呀！”

“当然啦，”奥利弗说，“这是地精语。有些小地精会讲英语，但岗普不会。我是在我的魔法动物课程上学到这种语言的，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呢。”克洛弗以为他又要夸夸其谈了，可随后奥利弗又说：“我可以教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克洛弗很惊讶。

奥利弗点点头：“当然。你知道，魔法动物的相关课程有很多，我就是通过学习才成为专家的。也许你也可以参加些课程。”

“可是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怎么好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我可以帮你，”奥利弗说，“你也可以教我一些……你知道，实际的动物基本知识……我可以学一学，甚至还可以把它写到书里去。书里需要增加一章‘隐形动物饲养’，你可以帮我。”

克洛弗使劲儿点了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“我不想依赖我的魔法棒。”奥利弗继续说道。

“嗯，其实吧，”克洛弗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，“我还挺想来一碗鸡汤面的。”

奥利弗笑了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克洛弗说。

于是，他们摘掉了“免疫隔离”的牌子，坐在领养处门外的台阶上，在傍晚凉爽的空气里，分享三碗奥利弗用健康疗愈棒做出来的鸡汤面。菲比站在奥利弗的肩膀上，珍奇趴在克洛弗身旁，舔着自己的绿毛，野餐啃着院子里的那块骨头，项圈飞上飞下的。

鸡汤面真的很好吃，里面有又弯又粗的面条，还有胡萝卜和欧芹。奥利弗还把萨拜因送来的那瓶柠檬水也拿来了。柠檬水和面汤配在一起还挺不错的，这让克洛弗很惊喜。她一边吃，一边听奥利弗讲了讲那些魔法动物的相关课程。他说，他一直没有拿到魔法动物博士学位，就是因为缺乏实际经验，其实所有的课程他早就通过了。奥利弗说得越多，克洛弗就越兴奋。

她真的能学习魔法动物的课程吗？她可以先上学，放学后再来领养处工作和学习。当然，这会占用一些和艾玛玩耍的时间，但是她们还是好朋友，而领养处的工作也能兼顾，不是吗？这就像艾玛也会在小马营结交新朋友一样。



她的生命里、内心中，有很多空间，可以容纳很多人、很多事。就像领养处一样，这儿也有很大空间，可以接纳新的动物、新的朋友——就算有点儿烦人、爱惹麻烦，也仍然很好。

好吧，至少是有限的空间，因为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，接着又是嗖的一声，有人嚷嚷着：“领养处在前面！”

“是什么啊？”奥利弗抬头远望。

“听起来像是果酱先生。”克洛弗说。

确实是果酱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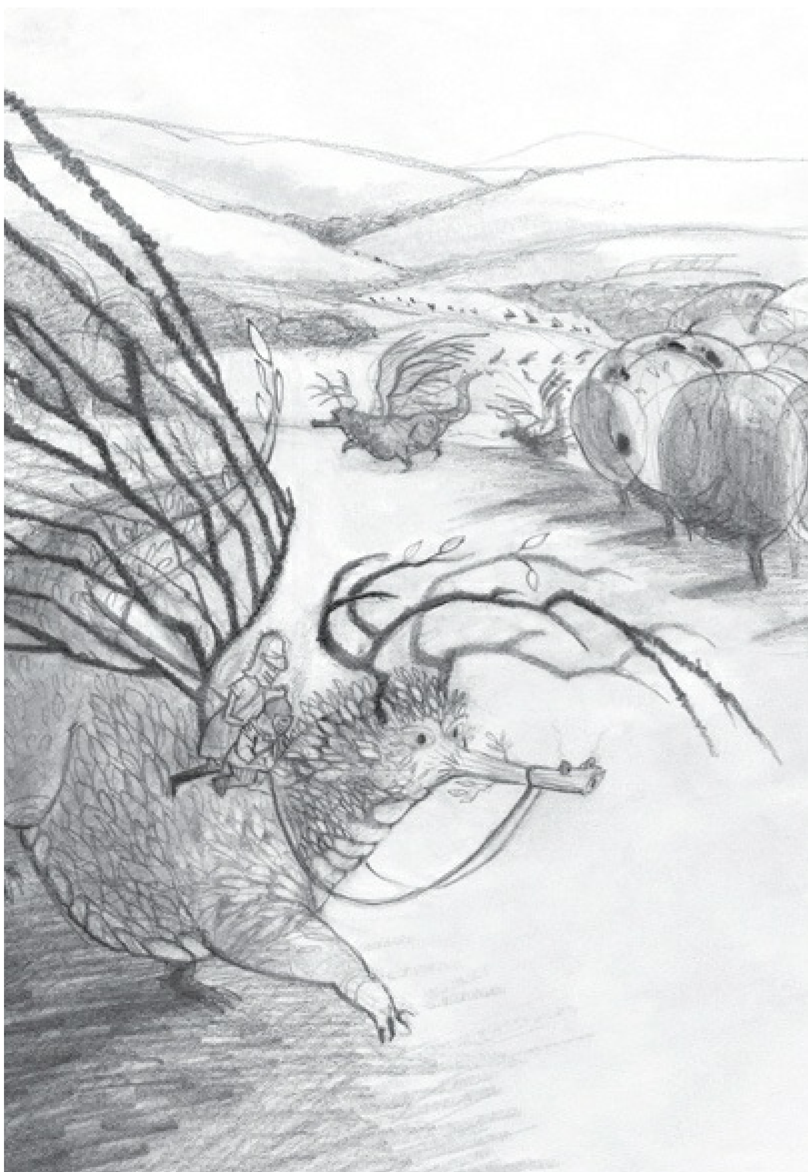
他正骑在……一棵树上，不，那不是一棵树，而是一头龙！那是最令人难以置信、最不同寻常的一头龙。它身上覆盖着的鳞片像是树叶，翅膀像是沾满苔藓的树枝，长长的鼻子就像一截树桩。

风云史密斯爵士坐在果酱先生后面，在他们身后还另有四头龙，全都像第一头一样怪模怪样的。它们呈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，尾巴像树枝，弯弯曲曲的，还带有细小的枝叶。

“是森林龙！一整队！”奥利弗轻声说道，“我只从书上读到过森林龙，还从来没见过呢。”

“我也没见过。”克洛弗小声说。

“原来这就是他们的任务呀，”奥利弗说，“森林龙是这一带最有价值的动物。它们生活在伍德森林深处，一家有四五头。它们的性情很温和，有时候可以当作宠物。但是更多时候，它们的头是骑士的战利品。风云史密斯爵士一定是知道它们遇到危险了。”



“于是果酱先生就去救它们，”克洛弗说，“然后把它们带回来了。”

五头龙落在草坪上，就在那根骨头旁边。克洛弗能感觉到它们的翅膀带起的风，能闻到它们身上的烟味儿，像燃烧的松针的气味。风云史密斯爵士从龙背上跳了下来，果酱先生拎着行李箱也下来了。他们看起来筋疲力尽，衣服也脏得很，但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。

菲比从奥利弗肩膀上飞起来，落在了风云史密斯爵士身上。“啊，是你，我的宝贝！你看起来棒极了，年轻极了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会很安全的。”

克洛弗没说话。她希望风云史密斯爵士在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不会太惊讶。她和奥利弗会把来龙去脉告诉他的——如果他们能插得上嘴的话。风云史密斯爵士继续感叹着：“我多么想念你啊——都可以作一首诗了！

一位骑士不该，

与他的宝贝分离。

“或者是——”

菲比叫了起来。

“真是絮聒的家伙，沃尔特！再作一首吧，特别好，真的！”果酱先生说着，眼睛里却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。

他转向克洛弗和奥利弗说：“我们需要你们帮忙准备围栏，所有的大围栏都要清理出来，还要做好防火防烟的措施。你们能做好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！”克洛弗和奥利弗异口同声。

克洛弗冲着奥利弗笑了。奥利弗也笑了。

这就是魔法宠物领养处，一切皆有可能——只要大门敞开，心门也敞开。



---

1. 奥利弗说的是小地精的语言。——译者注

致谢

我很相信纳什医生的那句“两个总比一个好”，尤其是在创作一本书的时候。事实上，帮手越多越好，而我很高兴有那么多聪慧、深刻、出色的人，为我这本书的问世助上一臂之力。感谢我的朋友们，尤其是我的写作团队“墨索”，亦师亦友的写作搭档李·爱德华·福迪。感谢我的家人：我的父亲、母亲，我的弟弟——他是一位护士，以及他的女友——一位海洋生物学家，常常帮我解答那些好笑的兽医问题，比如“如何照顾海马”。感谢迪士尼·许珀里翁团队及哈珀·柯林斯加拿大分部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尤其是出色的编辑罗滕姆·莫斯科维奇和哈德利·戴尔，以及助理编辑朱莉·穆迪。感谢亚历山德拉·博格，她美妙的插图常常让我激动不已。特别感谢我的非凡的经纪人埃米莉·范·贝克。感谢我亲爱的丈夫、写作上的灵魂伴侣卢克。感谢维基·文斯科尔。感谢我的朋友、诗人蒂法妮·斯通，她在绘画和校订方面对我的帮助相当大，而且像我一样了解克洛弗。

凯莉·乔治



魔法宠物领养处

消失的魔法



活动手册

中信出版集团

关于活动手册

这本手册由小说作者凯莉·乔治设计，包括“问题讨论”和“创意活动”两部分。借助这些问题和活动，可以引导孩子深入探究故事文本，启发写作，发挥创意，提升语言和思维能力。

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个充满奇遇的故事吧。





1.请你讲一讲奥利弗和克洛弗有哪些不同。他们是否有相同的地方呢？

2.克洛弗觉得奥利弗非常讨厌，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惹恼了克洛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被惹恼吗？哪件事是非常让你讨厌的？

3.风云史密斯爵士是果酱先生的好朋友。他是一名骑士，不过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样。在你的想象中，骑士是怎样的？史密斯爵士和你想象的骑士有哪些不同？书中出现的小精灵也是如此，和我们印象中的精灵大不相同。你知道大多数故事中的小精灵都是什么样的吗？书中的精灵与之相比有哪些不一样？

4.果酱先生和史密斯爵士出发去执行一项任务，但他们并没有告诉克洛弗和奥利弗具体是什么任务。你认为这是一项什么任务？实际上他们干什么去了？

5.在整个故事中，动物们一直都在生病，它们究竟怎么了？

6.试想一下，假如这种病影响到了一头龙（虽然领养处没有龙），龙会发生什么事儿？你觉得它会变得怎样？假如是一只狮鹫呢？它生病了会怎样？



7.纳什医生是一名魔法兽医。她有着怎样的个性？作为一名兽医，她是如何看待魔法和魔法棒的？

8.虽然明知不对，但克洛弗还是悄悄溜进了奥利弗的房间。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次行为引起了什么大麻烦？

9.奥利弗是一名魔法动物研究专家，但他并不是擅长所有事情。故事的最后，我们在奥利弗身上发现了什么？最终，克洛弗对奥利弗的看法又有什么转变？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：一开始你并不喜欢的人，最后和他做了朋友？这期间发生了哪些事情？

10.原来克洛弗不喜欢奥利弗，是嫉妒在作祟。克洛弗为什么会嫉妒奥利弗呢？你是否嫉妒过某个人或者被人嫉妒过？为我们讲一讲。



设计一个魔法动物急救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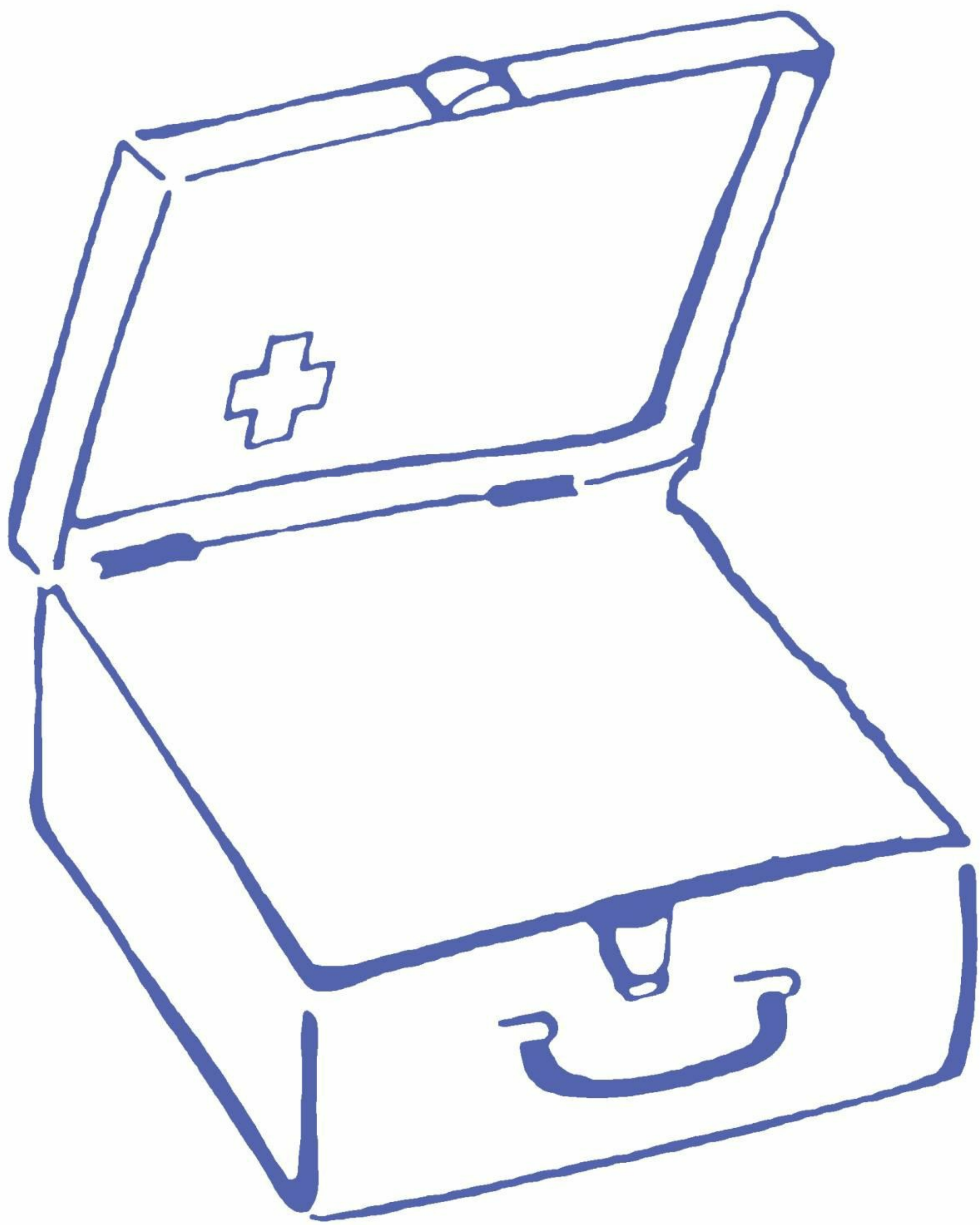
急救箱里会有什么？有喂小仙马的糖块吗？有给动物们测量魔力水平的魔力计吗？有为独角兽准备的备用马蹄铁吗？给龙准备的备用鳞片呢？急救箱既可以是为某一种魔法动物（比如小仙马）专门准备的，也可以是为照料许多不同的魔法动物而准备的。总之，设计出你觉得最有用的急救箱吧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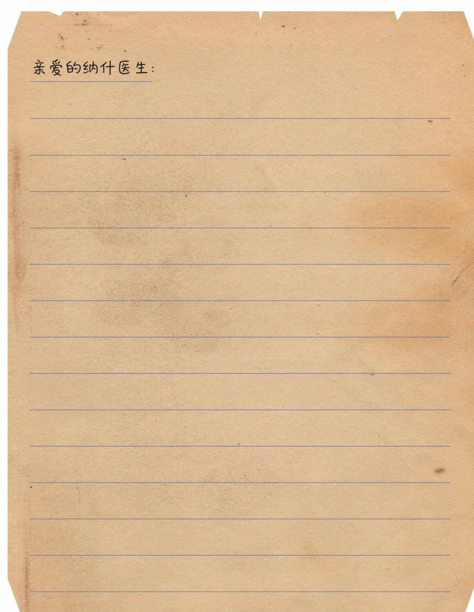


Pocus Pills

给纳什医生写封信

糟糕！你的魔法宠物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病症。立即给纳什医生写封信，寻求她的建议吧。



编写一条魔法动物词条

奥利弗·冯·胡夫是一名研究魔法动物的专家，他编写了三卷《魔法动物百科全书》。克洛弗和奥利弗从《魔法动物百科全书（第4卷）：稀有及危险动物》中了解了太阳精灵。现在请你编写一条你发现的稀有及危险动物词条。你需要写出这种动物的名称，描述它拥有的魔法能力，并画出它的样子。



名字：太阳精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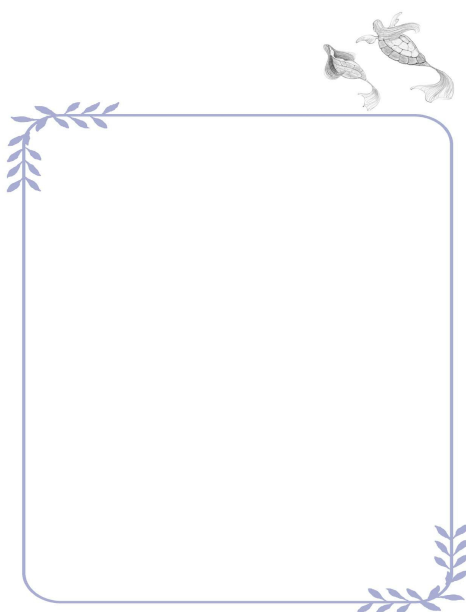
魔法能力：太阳精灵也被称为“变异太阳怪”，它们生来几乎是隐形的，数量稀少，品种难以捉摸。它们通过收集和提炼阳光来制作符咒，通过符咒吸收其他东西的魔力，为自己提供能量。

名字：

魔法能力：

画一画美人鱼的宠物

梅格是一条美人鱼，她弄丢了自己的宠物海马尼普顿（一种半鱼半马的魔法动物）。你觉得美人鱼还可能养什么魔法宠物？把它画在下面吧。



写一首魔法动物的诗

比起做骑士，风云史密斯爵士其实更想成为一名诗人，虽然他不太擅长押韵。请你在下面写一首关于魔法动物的诗，可以参照威廉·布莱克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。在这首诗中，布莱克以提问的方式，赞美了一种优雅、神秘又危险的动物——老虎。下面是这首诗的第一节：

老虎！老虎！火一样辉煌，
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，
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
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？
什么样遥远的海底、天边
烧出了做你眼睛的火焰？
跨什么翅膀他胆敢去凌空？
凭什么铁掌抓一把火种？



写一首魔法动物的诗

现在，请你同样以提问的方式，写下一首关于老虎或其他更美丽、神秘的动物的诗。这种动物既可以是真实的，也可以是虚构的。比如，写一写独角兽：是什么让你的角如此闪耀？在诗中提出的问题，回答或不回答皆可，由你自己决定。

____

____

____

____

____

制作一条森林龙

制作森林龙，你需要准备一张很大的纸。森林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，尤其是它们的部分鳞片是用树叶做成的。你可以到户外找一片树叶，用胶水把它粘贴到纸上，再在周围设计出一头森林龙。做好后，你还可以为森林龙写一个故事，讲讲它在领养处的生活！

